



82

犀 / 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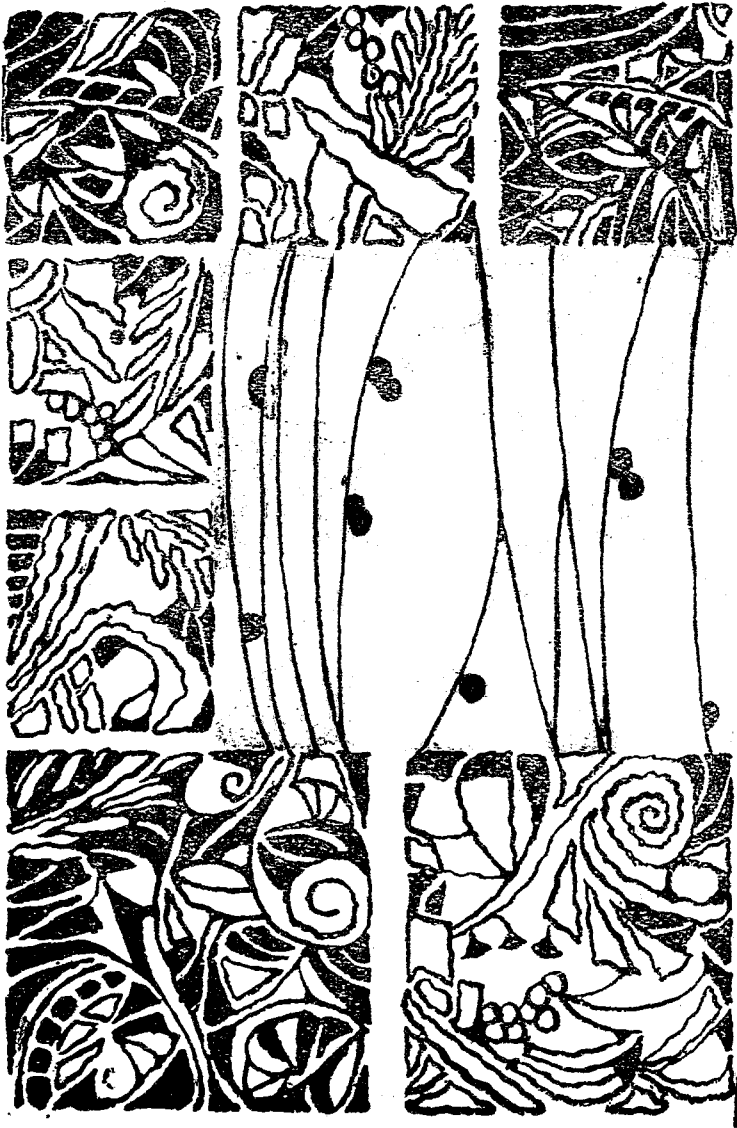
陶品孫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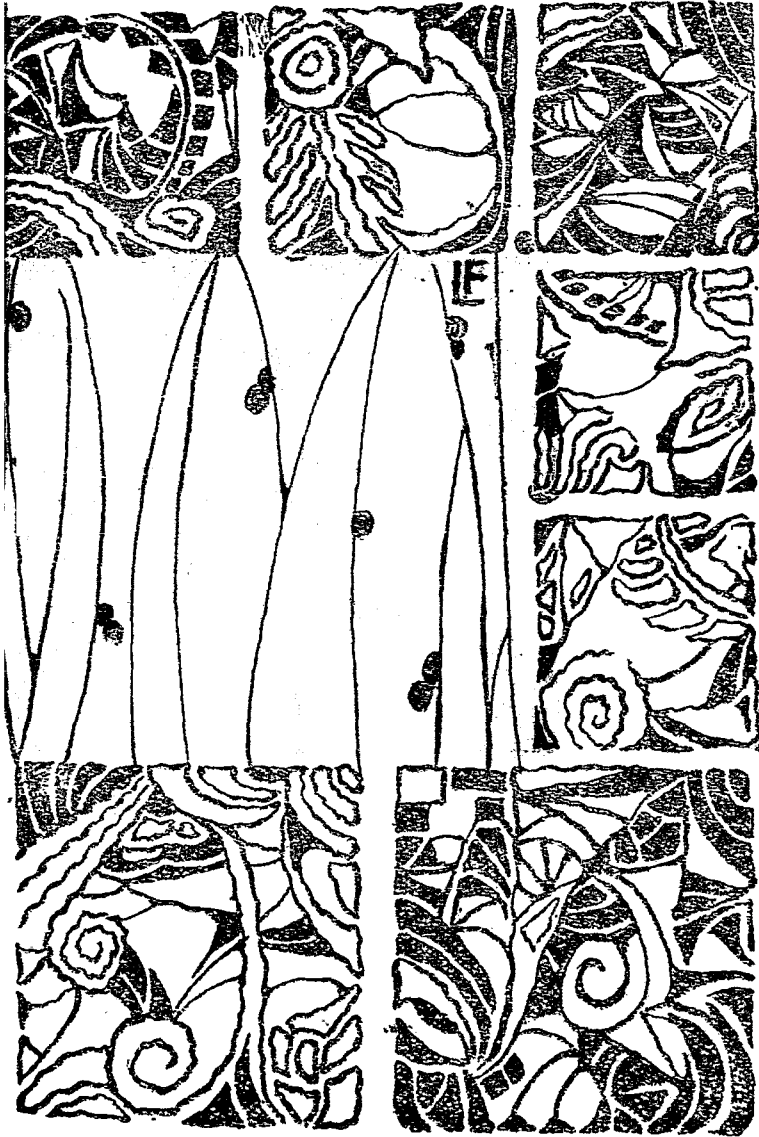
史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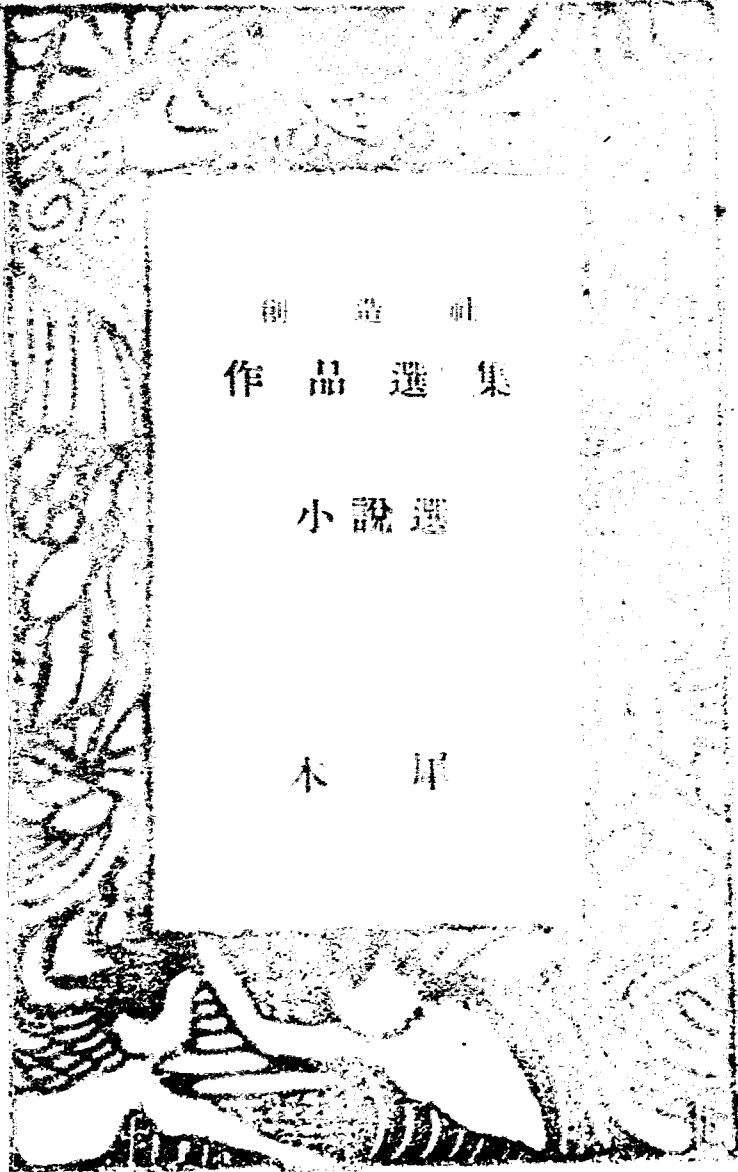
出	版	社	章
海	圖	造	社
版	本	1926	章

第
505
號









創 造 社
作 品 選 集

小 說 選

木 犀

木 犀

短篇小說集

陶 晶 孫 著

創造社出版部



926, 3, 1, 付排

926, 6, 1, 初版

1—2000册

926, 12, 1, 再版

2001—3000

927, 6, 15, 三版

3001—5000

1951年十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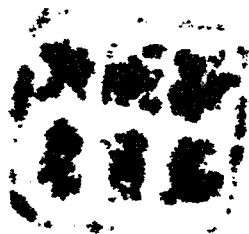
木 犀

版字44219



目 錄

木犀.....	陶晶孫
葉羅提之墓.....	郭沫若
青煙.....	郁達夫
最後的安慰.....	豐良才
一個流浪人的新年.....	成仿吾
隔絕.....	淩女士
聖誕節前夜.....	張資平





木 犀

陶 晶 孫

到底是鄉間，
一座古廟雖然寬
敞，但只呆呆地立

着；廟前已通電車，過往的行人也頗不少。

鄉間也應有鄉間的風味，而此處又多少兼帶了些都會的要素，究竟鄉不鄉，市不市——鄉則大俗，市可冷落了。

素威，乃此地大學生中的一位青年，也夾雜在行人之中經過。不知是從何處飄來的一陣香糊，愈漸濃烈了起來，纔突然喚醒了他的意識：

啊啊，木犀！

四望都是初秋的濃綠，幾株蒼蒼的古樹，在廟內日本式的庭園中繁茂着。



木犀的香潮——

這怕是甚麼人也聞到的了？

但是，各人總會有各人的感觸——

馬車馬的生活！——這是素威自道；他這個感嘆中，也有一種因緣在內。

他難忘的少年時代是在東京過活了的，他是無論如何想留在東京的了。即使不能的時候，也想往京都去，那兒是他所愛慕的一位先生的鄉梓。連這一層希望也沒有達到，淒淒涼涼地流到九州來，過着漫無目的的生活，這是何等悲慘的呢！

在下宿店中過難過的日子是最難熬煎的。雖然有願爲醫生的打算，然又嫌厭與病院的空氣相接觸。藉此便入了校中的音樂會，把幼時所學習得的比牙琴，一天到晚，籠在練習室中彈奏——雖是受着隣室的助手們的厭嫌，迫害，他就這麼開始了他的「馬車馬的生活。」

除吃飯和就寢而外他沒有回去的時候。現到他是要回下宿店去吃午飯了。偶然的這陣花

昏，把素威從無悲無喜的生活中解卸了下來。

就譬如那紐變黑了的紅條，那繫在那小得可憐的錢上的，不怕就在人面前害着羞不肯拿出來，但因為是先生贈他的原故，他連那紅條也不想改換的一樣——

這陣木犀花的香潮——在此中有熱烈欲燃的歡愛存在——那是素威的幼時。

那是歡樂也還——只好說「還」——沒有失掉，還在希望與目的中輝發着的時候的往事。

校服的短褲換成了長褲，往學校去時，說是不好意思坐電車，把他母親苦了一陣，纔坐起人力車去的時候，終竟遲了刻。

點名的時候的體操先生——名叫「老虎」的那體操先生！因為怕見他，便縮縮瑟瑟地，終久把脚移向了舊來走慣了的小學校門走去。

金輝燦爛的斜下的欄杆，階段下有棕欄竹，那兒假如母親携着我的手兒登上去的時候，會是怎樣地美好呢！無端地正在空想，突然——

『哦，素威！』

叫了一聲，從前面出來的纔是女先生 Toshiko，她是小學校裏的英文教習。

『啊，許久不見了呢，已經入了中學了，我每天都在想着素威君……』

哦呀，在發號了！已經上了課嗎？你學校裏是幾點鐘開課？』

『八點鐘，』勉強強地素威答應了一聲。

『那嗎，你是遲了刻了。中學校遲了刻，聽說是很麻煩的呢。——素威君，你來有甚麼事情？』

『先生，你看，今天洋服做好了。』

『唉，——？』

『唉，長褲腳——真不好意思呢。』

『哦，那嗎——』

『我便坐了人力車來，所以遲了刻。』

『因此你現刻去，是不好去的嗎？』

『沒有甚麼不好，只是呢，我怕那「老虎」，他要罵人呢。』

Toshiko 先生便笑了起來，不再說話，把

右手放在素威的肩上，便走起來。走到了的是有白色的花邊窗帷，棹上有一瓶白菊花的房間——先生的居室。

『先生，但是我不去也不好。』

先生此時從腰帶中把小錶取出來看了一下。

『到開課還有五分鐘呢。到那時候我同你一路去罷。你就在我房間裏耍罷。』

——在梭發上坐是坐了，先生也高興地把手和衣袖放在素威的肩上，同看了書櫃，看了書架，看了畫額，看了聖母瑪利的像，但是素威心中總忘不了遲刻的事情。——

不一陣，先生便和素威兩人走到了中學部的——那「老虎」先生之前。

『先生，素威君是我把他留在我房間裏了，所以遲了刻。』

這麼說了的時候，老虎便恭敬地向 Toshiko 先生行了一舉手禮。

茫然無措地，素威立在老虎之前。

好像從頭部以下完全沒有血的一樣，實在是沒有血液了，在害怕得發抖。

『呢，開課了，到教室去！』

聽了這一句話，沒有血的素威，如像雲的一樣，漫無目的地離開了那兒。

就在那天的晚上，素威靠在早晨登過的金色的欄杆上，在思索着不知道怎樣的好。Toshiko先生的房間是曉得了，先生也叫過他去耍，但是害羞得很，比今早晨的那件事情，短褲腳換成了長褲腳的還要害羞得不知道多少倍。

我要想鑽進壁頭裏面去了！發明這句話的人，怕也是遇着了這類害羞的事情。——

金色的欄杆不倦地璀璨着。素威時而把嘴唇去親牠一下，時而又把面龐去挨牠一下。

『怎麼做呢？』他只是這麼想。——應該要去謝謝先生——但是這是怎麼害羞的一種道謝呢！

但是就這麼回去，也很寂寞。他在金色的欄杆上用手指畫寫着「Toshiko」「先生」等

字。

最初先生到這學校裏來的時候，

『我是 Toshiko——』

說了；隨後纔說出姓來，所以甚麼人都不叫她的姓的，細長而清爽，萬事精明的——此外沒有字來可以形容的美的 Toshiko 先生！

想了一陣，突然想到的是：雖是無聊，但是也要從遠處把先生的房間的內容望一下。——這麼一決心他便滑着欄杆從石階走下來。剛走到最後一段，上面有人叫他：

『素威！』

這正是先生的聲音。素威太吃驚了，發了一跳，竟至戰顫起來。

兩手被先生抱着，坐在房中的梭發上，還在發顫。

『我啊，我現刻又在管理寄宿舍的事情了，所以在校裏寄宿。素威呀，你回去的時候，你時常到我這裏來耍，無論甚麼時候都不要緊呢。』

素威已經歡喜得不可名狀了。——曉得是

這樣的時候，我早跑來倒好了——

『先生，今朝你救了我，我以後不想那樣受先生的援助了。』

『但是呢，我不想把我的素威被甚麼老虎呀獅子呀的人責譴，你不要介意呢，我們兩人一同做了不好的事來……但是呢；素威，我援助你的恐只有這一次，今後怕該你援助我了呢，總有那個時候，你不得不援助我的罷。』

說了之後，Toshiko 先生現出一種忽然沉思了一下的樣子——自從那天起，素威每天放學回去的時候，定要到隣接的初等科的寄宿舍去了。

把胸中的激動制伏着在先生的房門前扣門的時候，那時候的快樂，在一生之中怕是空前絕後的了。

每日素威所做的事情，除此而外甚麼也沒有了。無論在家裏或在學校裏，只把「Toshiko 先生」——這音樂的響亮的單語反復着想今天見面時該說甚麼話。

有一天晚上，太遲了，怕先生一定等着在的。他這麼想着走去的時候，房門微微開着，先生靠在梭發上，穿着純白的寢衣。

先生默默地立起來，立地擁抱着素威。

『啊啊，我等了你好一陣了呀！』

把房門閉了的時候，素威感覺着一股不知道是從甚麼地方來的香氣。

『你曉得是甚麼香麼？木犀呢！』

幽幽地亮着的電燈，古風的棹子的腳，軟軟地陷在坐褥上的先生——就好像在那小孩子時所想像的夢裏的王國中徬徨着的一樣。

美的那晚夕，素威是不能忘記的。

其後兩三日內，素威便移住在只有一徑相隔的中學的寄宿舍了。就此——過了許多美的晚夕。

赤磚砌成的堅固的校舍，校舍之後碧綠的美的小學寄宿舍——沿此寄宿舍之下。素威在草地與花壇之間行過時，先生每肯從上面俯瞰下來。

素威與 Toshiko 先生的情誼，甚麼人都知道了。

有一天，素威走着平時常走的道路，遇着在小學校時，寄宿舍的寮母的 Tanisan。

『素威君，是往 Toshiko 先生那里去的嗎？——真是熱心啦！——趕急得很？——是那嗎——哦，每天你們做些怎麼玩兒呢？——種種的談話？——像很有趣啦！——啊——哦，素威君，你和 Toshiko 先生的事情，大家都在談論呢。你還年輕，倒很泰然；但是先生和你不同呢，你曉得麼？她無晝無夜都在掛念着你，在你看來，怕只當是先生待得你好；但是在我們旁人看來，我們是很明白的呢。女人想的事情，我們女人立地是曉得的。唉，你同 Toshiko 先生年齡：要差十歲。但是年齡爭差又有甚麼呢，戀愛到底還是戀愛。』

盡性地說了就走了。——也不恨那 Tanisan：她的面孔好像從古以來，不曾有過少女的

美好的時代，美雖不美，但是素來是可信用的人。

但是聽她那麼說時——唉，那嗎先生是怎麼地比我更有意義的了。戀愛就戀愛——是那樣的時候，當然是更幸福的了。——

因為聽了 Tanisan 的一番話，他進了先生的房間，也不敢正面視她。像以前一樣把手伸過先生的肩頭去拿東西。或者坐在檢發上靠着她，更要求要接吻她的那種親密的態度，更是不敢了。

那天先生的態度也更加不同了。回去的時候，先生的眼睛一面分外生出了種光輝。把雪一樣白的頸子伸在金色的欄杆上來望送着。

其後隔了幾天去訪問先生的時候，先生不在，因此失望。但是照房中的樣子看來，也不像是往遠處去了。

那是月夜。想在庭中去散散步。走出中庭，木犀花，香得異常。

在草原中夜露凝積着的小徑上稍稍走了一

下，走到平時栽有兩蘭的地點了。那兒有的是白漆的木凳，假如不注意時，那上面的白衣人……那是一點也不錯，那正是 Toshiko 先生了。

『呀，素威！——我心裏真快活。』

『先生，我在擔心你呢。』

『對你不住。走到這樣地方來，你怕吃了一驚罷。啊，我們回房間去罷。』

那麼說了，立起來的 Toshiko 先生，狂了的一樣把手搭在素威的肩上，在他頰上接連親吻了好幾下。

素威立着聽憑先生親他，他把手伸到先生胸裏時，窒了息的心臟的鼓動使他吃了一驚。

『唉，我只想永遠是個小孩子——』

『你也長大了呢——長大起來，真是討厭的呢。但是我們一同長大去罷。』

『就長大了，我同先生也永遠是朋友罷。』

素威的處女般的害羞心，使他把心裏所想的事情戰顫着只吐出了這一點。

『唉，朋友？啊，朋友呢，我們不是師生。』

那晚上，兩人都默默地在月光之下，好像要凍結成一塊的一樣，縮小在那小小的木橈上。

『是運命呢，我們兩人。』

.....

那是一天寒冷的晚上。素威走到先生那里去，Toshiko 先生倚着窗緣，低着頭在。

素威就像貓兒走路一樣，悄悄走進房去。
——美麗的先生！天使一樣的先生！——我有這位先生，是怎樣的幸福嘍！——在這麼想着，同時，又好像起了一種害羞的心理：爲甚麼想着這樣的事情！

但是先生那美的心中所燃着的是甚麼呢？
——現在就使一切破滅，——就使地球立地融解，只要我們能住在這房裏的時候……發着這些奇想走近先生身旁——先生纔在哭。——

但是先生立刻仰起來微笑，從繫着紅條的瓶中倒出有顏色的水來，在汽爐管上——房裏都濺着香潮——木犀的香潮。

『啊哈，那天晚上——那月下的晚上，你記

得麼？』

『啊，快活得很了，那天夜晚！——』

『素威，你不要棄我？』

素威仰視先生——好像呈着淒涼的眼色——他不回答，只跳起抱着先生的頸項接吻。——同平時在家裏和母親的接吻——在素威心裏想來，覺得有些不同——自從那晚浴在月光之中，在戀愛（？）中劇烈地戰慄後以來。

『多謝你呢。』

素威額上，滴下了大珠銀滴，滴了好幾顆，好幾顆。

『我是太不好了，我，我總有一天會來償罪，等我到那刻時候，等我到那刻時候……』

以下的話，先生的眼淚把牠說了。

.....

翌日的早晨素威處小使把先生留的信送了來，說是回鄉去了，一直要住到聖誕節（Christmas）

『先生嗎？』

『已經動了身了。詳細的事情，說是信裏寫得有。』簡單的先生的信中寫的是：——

『我因為是柔弱，怎麼也不能向你明言。昨天晚上多謝你了。我到聖誕節日再回來，請到我房裏去等我。

木犀樹下的那一晚，請你不要忘記。到了家時立地便要寫信給你，請你等我。

我的抽屜裏面有兩樣東西是送你的，錶與像片。

請你相信運命呢！再見！』

素威好像狂了一樣了。

走到先生房裏去，在梭發中哭了。

跑到木犀樹下無意識地亂搖。

跑到寄宿舍去。把房中的物什蹴得零亂。

上床去敲着鐵柱，蜷着身子在渾身中亂搔亂扭。——如此繼續了兩三天。

等到聖誕節還有兩禮拜——

有一天素威歡喜地接到先生一封信：

『我病了喲。

到聖誕節那天；我能不能回來，說不定。你將來到京都來的時候，請追念我罷！

我一生只有你一人是我真正的朋友。

我想我會痊愈，我想我是能够痊愈，因為有你要留我在這世上。只有今天我把日記中輟了。在最後一行我寫了你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又寫了一句

Ciò re en destinée

素威，你一定是明白的呢，那相別的晚上的
.....

請了，素威！ Toshik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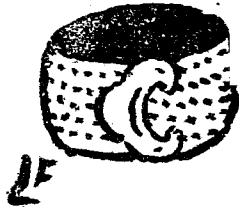
其後不久素威驚惶失措地接了一通電報

——先生沒有等到聖誕節——死了。

讀完電報之後，素威以為「解決」了。

那當然是一切的終結。

素威還是活着在——保持着先生的唯一的遺品，小鏡，和怪美的時候的回想，活在與自己太相懸，痛的社會之中。



葉羅提之墓

郭沫若

葉羅提七歲的時候還在家塾裏讀書。

有一天他往後園裏去，看見他一位新婚的堂嫂，背着手立在竹林底下。

嫂嫂的手就像象牙的雕刻，嫂嫂的手掌就像粉紅的玫瑰，嫂嫂的無名指上帶着一個金色的抵針。

竹筍已經伸高了，籜葉落在地上，被輕暖的春風吹弄作響。

嫂嫂很有幾分慵倦的樣子。——到底是在思索甚麼呢？

他很想go去捫觸他嫂嫂的手，但他又不敢去

捫她。

他的心機就好像被風吹着的竹尾一樣不斷地在乳色的空中盪搖。

* * *

每年春秋二季全家上山去掃墓的時候。

葉羅提的母親和嫂嫂們因為腳太小了在山路的崎嶇上行步是很艱難的。

他爲要親近她的手，遇着上坡下坡，過溪過澗，便挨次地去牽引她們。

牽到她的手上的時候，他要加緊地握着她，加緊地。他小小的拇指埋在她右手的柔輓的掌中。

——嫂嫂你當心些呀。

——多謝你呀，弟弟。

（啊，崎嶇的山路可惜還嫌少了呀！）

這樣的幸福在葉羅提十三歲以後便失去了、他在十三歲的時候便進了省城的中學。

* * *

（感謝上帝呀，嫂嫂已經生了兒子了。）

暑假回家從嫂嫂手中抱接她的兒子，他的手背總愛擦着她的手心。

那一種剎那的如像電氣一樣的溫柔的感觸！

——嫂嫂，孩子又洒了尿了。

——哦呀，又打濕了爸爸的衣裳。

嫂嫂用自己的手巾去替他揩拭的時候，他故意要表示謙遜，緊握着她的手和她爭執。

* * *

葉羅提讀了不少的小說了。

堂兄不在家，他到嫂嫂房裏閑談的時候，嫂嫂要叫他說書。

他起初說些『伊索寓言』，說些『天方夜譚』，漸漸地漸漸地說到『茵迦小傳』，說到『茶花女遺事』，說到『撒克遜劫後英雄略』了。

說到愛情濃密的地方，嫂嫂也不怪他。

有一次嫂嫂在做針線的時候，他又看見嫂嫂的抵針。

——嫂嫂，你的抵針真是發亮呢。

——我當心地用了好幾年。眼子都穿了許多了。

——嫂嫂，你肯把這個抵針給我麼？

——你真痴，男子家要抵針來做甚麼呢？

——你給我罷，嫂嫂。

嫂嫂瞪着眼睛看他，看了一會又把頭埋下去了：

——好，我便給你。但你要還我一個新的。

* * *

『我遠遠聽着你的脚步的聲音便曉得你來了，我的心子便要跳躍得不能忍耐。』

『你的聲音怎那麼中聽呢？我再也形容不出呀！』

『從前我在人面前嘴是很硬的，現在漸漸軟起來了，我聽見人家在說不貞的女子的話，我的耳朵便要發燒了。』

『我怕睡了談夢話喚出了你的名字來。』

『我恨我比你多活了十年呀！』

.....

葉羅提從他嫂嫂的口中漸漸地漸漸地聽出這些話來了。

* * *

十年後的春天，同是後園裏的竹林下面。
嫂嫂懷着第三次的孕身，葉羅提也從中學
畢了業了。

十五夜的滿月高朗地照着他們。

——我希望這回的小孩子能夠像你呢。

——怎麼會像得起來呢？

——古人說：心裏想着甚麼，生的孩子便要
像甚麼的。

——真果像了，你倒要遭不白之冤呢。

——唉，別人的心總愛猜疑到那些上去。

……你今晚上怎麼總不愛說話呢？你要走了，你
還有甚麼話對我說的麼？

——我沒有甚麼話可說，但是，……你假如
是肯的時候，我只想，……只想你把你的右手給

我……

——給你做甚麼？

——給我……親吻。

——啊，那是使不得的，使不得的！

——你不肯麼？連這一點也不肯麼？……

兩人沉默着了。

——你明天是定要走的麼？

——不能不走了。

——怎麼呢？

——考期已經近了。

——啊，還要進甚麼大學呢。

——不是願意進，是受着逼迫呢。

——受着甚麼人逼迫？

——世間上的一切都好像在逼迫着我，我自己也在逼迫着我，我好像遭了飢荒的一樣。

——你去了也好，不過……唉，我們……怕沒有再見的機會了，

——那有那樣的事情呢？……

兩人又沉默着了。

嫂嫂像要想說甚麼話，但又停止着沒有說出口來。

——你要想說甚麼？怎麼想說又不說呢？

——唉……我……我……我肯呢。嫂嫂說了。臉色在月光之下暈紅起來，紅到了耳畔。

嫂嫂徐徐地把右手伸給葉羅提。

葉羅提跪在地下捧着嫂嫂的右手深深地深深地吻吸起來。嫂嫂立着把左手緊攏着他的右肩，把頭垂着半面。她的眼睛是緊閉着的；他也是緊閉着的。他們都在戰慄，在感着熱的交流，在暖蒸蒸地發些微汗，在發出無可奈何的喘息的聲音。……

如此十五分鐘過後，嫂嫂扶着葉羅提起來，緊緊擁抱着他的頸子，顫聲地說道：

——啊啊，我比從前更愛你了。

* * *

葉羅提被猛烈的嗆喀喀醒轉來的時候，抵針已經不在他的口裏了。

他在那天晚上接着他堂兄從家裏寄來的一

封信。信裏說，他的嫂嫂就在那年的夏天在產褥中死了！死的臨時還在思念着他，讕語中竟說他回到了家裏。

他讀完了信，索性去買了一瓶白蘭地回來，一面嗑，一面眼淚涔涔地把他嫂嫂的抵針在燈下玩弄。他時而把眼睛開着，淚珠便一點一滴地排落在他的酒杯裏。

他把一瓶嗑得快要完的時候，索性把抵針丟在口中，倒在床上。……

* * *

看護婦把手伸去替他省脈，意識昏迷的他却在叫道：

——啊，多謝你呀，嫂嫂。

看護婦又把手伸去插體溫計在地的右脅窩下，他又在叫道：

——啊，多謝你呀，嫂嫂。

他病不兩天，終竟被嫂嫂的手把他牽引去了。

醫生的死亡證上寫的是『急性肺炎』，但

沒有行屍體解剖，誰也不會知道他的真正的死
因。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青 煙

郁 達 夫

寂靜的夏夜的空氣裏閑坐着的我，腦中不知有多少愁思，在這裏洶湧。看看這同綠水似的由藍紗罩

裏透出來的電燈光，聽聽窗外從靜安寺路上傳過來的同倦了似的汽車的鳴聲，我覺得自家又回到了青年憂鬱病的時代去了的樣子，我的比女人還不值錢的眼淚，又映在我的頰上了。

抬起頭來，我便能見得那催人老去的日歷。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了，但是我的事業，我的境遇，我的將來，啊啊，喫盡了千辛萬苦，自家以為已有些物事被我把握住了，但是放開緊緊捏住

的拳頭來一看，我手裏只有一溜青煙！

世俗所說的『成功』，於我原似浮雲。無聊的時候偶爾寫下來的幾篇概念式的小說，雖則受人攻擊，我心裏倒也沒有什麼難過。物質上的困迫。只教我自家能咬緊牙齒，忍耐一下，也沒有些微關係。但是自從我生出之後，直到如今二十餘年的中間，我自家播的種，栽的花，那裏有一枝是鮮豔的？那裏一枝曾經結過果來？啊啊，若說人的生活可以塗抹了改作的時候，我的第二次的生涯，決不願意把牠弄得同過去的二十年間的生活一樣的；我從小若學作木匠，到今日至少也已有一二間房屋造成了。無聊的時候，跑到這所我所手造的房屋邊上去看看，我的寂寥，一定能够輕減。我從小若學作裁縫，不消說現在定能把輕羅綉緞剪開來縫成好好的衫子了。無聊的時候，把我自家剪裁，自家縫就的纖麗的衫裙，打開來一看，我的鬱悶，也定能消殺下去。但是無一藝之長的我，從前還自家騙自家，老把古今中外的文人作成的傑作拿出來自慰，現在夢

醒之後，看了這些名家的作品，只是愧耐，所以目下連飲鴆也不能止我的渴了，叫我還有什麼法子來填補這胸中的空虛呢？

有幾個在有錢的人翼下寄生着的新聞記者說：

『你們的憂鬱，全是做作，全是無病呻吟，是醜態！』

我只求能夠真真的如他們所說，使我的憂鬱是假作的，那麼就是被他們罵得再厲害一點，或者竟把我所有的幾本舊書和幾塊不知從何處來的每日買麵包的錢，給了他們，也是願意的。

有幾個爲前面那樣的新聞記者作奴僕的人說：

『你們在發牢騷，你們因爲沒有人來使用你們，在發牢騷！』

我只求我所發的是牢騷，那麼我就是連現在正打算點火吸的這枝 Felucca，給了他們都可以，因爲發牢騷的人，總有一點自負；但是現在覺得自家的精神肉體，萎靡得同風的影子一

樣的我，還有一點什麼可以自負呢？

有幾個比較了解我性格的朋友說：

『你們所感得的是 Toska，是現在中國人都感得的。』

但是，但是我若有這樣的 Myriad mind，我就早成了 Shakespeare 了。

我的弟兄說：

『唉，可憐的你，正生在這個時候，正生在中國鬧得這樣的時候，難怪你每天只是鬱鬱的；跑上北又弄不好，跑上南又弄不好，你的憂鬱是應該的，你早生十年也好，遲生十年也好……』

我無論在什麼時候——就假使我正抱了一個肥白的裸體婦女，在酣飲的時候罷——聽到這一句話，就會痛哭起來，但是你若再問一聲，『你的憂鬱的根源是在此了麼？』我定要張大了淚眼，對你搖幾搖頭說：『不是，不是。』國家亡了有什麼？亡國詩人 Sienkiewicz，不是轟轟烈烈的做了一世人麼？流寓在租界上的我的同胞不是個個都很安閑的麼？國家亡了有什麼？

外國人來管理我們，不是更好麼？陸劍南的『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兩句好詩，不是因國亡了纔做得出來的麼？少年的血氣乾萎無遺的日下的我，那裏還有同從前那麼的愛國熱忱。我已經不是 Chauvinist 了。

* * *

窗外汽車聲音漸漸的稀少下去了，蒼茫六合的中間我只聽見我的筆尖在紙上劃字的聲音。探頭到窗外去一看，我只看見一灣黝黑的夏夜天空，淡映着幾顆殘星。我擱下了筆，在我這同火柴箱一樣的房间裏走了幾步，只覺得一味淒涼寂寞的感覺浸透了我的全身，我也不知道這憂鬱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 * *

雖是剛過了端午節，但像這樣暑熱的深夜裏，睡也睡不着的。我還是把電燈黑了，看窗外的景色罷！

窗外的空間只有錯雜的屋脊和尖頂，受了幾處瓦斯燈的遠光，絕似電影裏的樓臺，把牠們

的輪廓畫在微茫的夜氣裏。四處都寂靜了，我却聽見微風吹動窗葉的聲音，好像是大自然在那裏幽幽嘆氣的樣子。

遠處又有汽車的喇叭聲響了，這大約是西洋資本家的男女，從淫樂的裸體舞蹈場回家去的凱歌罷。啊啊，年紀要輕，顏容要美，更要有錢！

我從窗口回到了坐位裏，把電燈拈開對鏡子看了幾分鐘，覺得這清瘦的容貌，終究不是食肉之相。在這樣無可奈何的時候，還是吸吸煙，倒可以把自家的思想統一起來，我擦了一枝火柴，把一枝 Felucca 點上了。深深的吸了一口，我仍復把這口煙完全吐上了電燈的綠紗罩子。綠紗罩的周圍，同夏天的深山雨後似的，起了一層淡紫的雲霧。呆呆的對這層雲霧凝視著，我的身子好像是縮小了投乘在這淡紫的雲霧中間。這層輕淡的雲霧，一飄一颺的蕩了開去，我的身體便化而為二，一個縮小的身子在這層霧裏飄蕩，一個原身仍坐在電燈的綠光下遠遠的守望

着那青烟裏的我。

A Phantom

已經是薄暮的時候了。

天空的周圍，承受著落日的餘暉，四邊有一圈銀紅的彩帶，向天心一步步變成了旻藍的顏色。八分滿的明月悠悠淡淡地掛在東半邊的天空中。幾刻鐘過去了，本來是淡白的月亮放起光來，月光下流著一條曲折的大江，江的兩岸有鬱茂的樹林，空曠的沙渚。夾在樹林沙渚中間，各自離開一里二里，更有幾處疏疏密密的村落。村落的外邊環抱著一羣層疊的青山。當江海曲處，山崗亦折作弓形，白水的弓弦和青山的弓背中間，聚居了幾百家人家，便是F縣縣治所在地。與透明的清水相似的月光，平均的洒遍了這縣城，江流，青山，樹林，和離縣城一二里路的村落。黃昏的影子，各處都可以看得出來了。平時非常寂靜的這F縣城裏，今晚上却帶著些躍動的生氣，家家的燈火點得比平時格外的輝煌，街上來往的行人也比平時格外的嘈雜，今晚的月

亮，幾乎要被小巧的人工比得羞澀起來了。這一天是舊歷的五月初十，正是F縣城裏每年演戲行元帥會的日子。

一個年紀大約四十左右的清瘦的男子，當這黃昏時候，拖了一雙走倦了的足，慢慢的進了F縣城的東門，踏著自家的影子，一步一步的夾在長街上行人中間向西的走來。他的青黃的臉上露著一副惶恐的形容，額上眼下已經有幾條縐紋了。嘴邊上亂生在那裏的一叢蕪雜的短鬚，和身上穿著的一件醜醜的半舊竹布大衫，證明他是一個落魄的人。他的背脊屈向前面，一雙同死魚似的眼睛，儘在向前面和左旁右旁偷看，好像是怕人認識他的樣子，也好像是在那裏尋知己的人的樣子。他今天早晨從H省城動身，一直走了九十里路，這時候纔走到他廿年不見的故鄉F城裏。

他慢慢的走到了南城街的中心，停住了足向左右看了一看，就從一條被月光照得灰白的狹巷裏走了進去。街上雖則熱鬧，但這條狹巷裏

仍是冷冷清清。向南的轉了一個灣，走到一家大牆門的前頭，他遲疑了一會，便走過去了。走過去了兩三步，他又回了轉來。向門裏偷眼一看，他看見正廳中間桌上有一盞洋燈點在那裏。明亮的洋燈光射到上首壁上，照出一張鍾馗圖和幾副蠟箋的字對來。此外廳上空空寂寂，沒有人影。他在門口走來走去的走了幾遍，眼睛裏放出了兩道晶潤的黑光，好像是要哭哭不出來的樣子。最後他走轉來過這牆門口的時候，裏面却走出了一個與他年紀相仿的女人來。因為她走在他與洋燈的中間，所以他只看見她的蓬蓬的頭髮，映在洋燈的光線裏。他急忙走過了三五步，就站住了。那女人走出了牆門，走上和他相反的方向去。他仍復走轉來，追到了那女人的背後。那女人聽見了他的腳步聲忽兒把頭朝了轉來。他在灰白的月光裏對她一看就好像觸了電似的呆住了。那女人朝轉來對他微微看了一眼，仍復向前的走去。他就趕上一步，輕輕的問那女人說：

『嫂嫂，這一家是姓子的人家麼？』

那女人聽了這句問語，就停住了腳，回答他說。

『噯！從前是姓子的，現在賣給了陸家了。』

在月光下他雖辨不清她穿的衣服如何，但她臉上的表情是很憔悴，她的話聲是很淒楚的，他的問語又輕了一段，帶起顫聲來了。

『那麼于家搬上那裏去了呢？』

『大爺在北京，二爺在天津。』

『他們的老太太呢？』

『婆婆去年故了。』

『你是于家的嫂嫂麼？』

『噯！我是三房裏的。』

『那麼于家就是你一個人住在這裏麼？』

『我的男人，出去了二十多年，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所以我也不能上北京去，也不能上天津去。現在在這裏幫陸家燒飯。』

『噢噢！』

『你問于家幹什麼？』

『噢噢！謝謝……』

他最後的一句話講得很幽，並且還沒有講完，就往後的跑了。那女人在月光裏呆看了一會他的背影，眼見得他的影子一步一步的小了下去，同時又遠遠的聽見了一聲他的暗泣的聲音。她的臉上也滾了兩行眼淚出來。

* * *

月亮將要下山去了。

江邊上除了幾聲懶懶的犬吠聲外，沒有半點生物的動靜。隔江岸上，有幾家人家，和幾處樹林，靜靜的躺在同霜華似的月光裏。樹林外更有一抹青山，如夢如煙的浮在那裏。此時F城的南門江邊上，人家已經睡盡了，江邊一帶的房屋，都披了殘月，倒映在流動的江波裏。雖是首夏的晚上，但到了這深夜，江上也有些微寒意。

停了一會有一羣從戲場裏回來的人，破了靜寂，走過這南門的江上。一個人朝着江面說：

『好冷吓，我的毛髮都竦豎起來了，不要

有溺死鬼在這裏討替身哩!』

第二個人說：

『溺死鬼不要來尋着我，我家裏還有老婆兒子要養的哩!』

第三第四個人都哈哈的笑了起來。這一羣人過去之後，江邊上仍復歸還到一刻前的寂靜狀態去了。

月亮已經下山了，江邊上的夜氣，忽而變成了灰色。天上的星宿，一顆顆放起光來，反映在江心裏。這時候南門的江邊上又閃出了一個瘦長的人影，慢慢的在離水不過一二尺的水際徘徊。因為這人影的行動很慢，所以牠的出現，並不能破壞江邊上的靜寂的空氣。但是幾分鐘後，這人影忽而投入了江心，江波激動了，江邊上的沈寂也被破了。江上的星光搖動了一下，好像似天空墮了下來的樣子。江波一圓一圓的闊大開來，映在江波裏的星光也隨而一搖一搖的動了幾動。人身入水的聲音和江上靜夜裏生出來的反響與江波的圓圈消滅的時候，灰色的江上仍

復有死滅的寂靜支配著，去天明的時候，正遠遠哩！

Epilogue

我呆呆的對著了電燈的綠光。一枝一枝把我今晚剛買的這一包煙捲差不多吸完了。遠遠的鷄鳴聲和不知從何處來的汽笛聲，斷斷續續的傳到我的耳膜上來，我的腦筋就聯想到天明上去。

可不是麼？你看！那窗外的屋瓦，不是一行一行的看得清楚了麼？

啊啊，這明藍的天色！

是黎明期了！

啊呀，但是我又在窗下聽見了許多洗便桶的聲音。這是一種象徵，這是一種象徵。我們中國的所謂黎明者，便是穢濁的手勢戲的開場呀！

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午前四時



最後的安慰

嚴 良 才

在十一月中旬的一個很冷的早晨，R鎮北面一家沿街的涼棚下，少年L刺殺了M家的老太太，這真是一個青天下的霹靂！一千年來近

於冰化的空氣，一時都變了黝黑的顏色。在一個安分樂道的世界裏寂寥慣了的人們，受了這樣的突然的恐慌，都從靜默的繭子裏鑽出來蠕動。臨水的茶店，燈下的酒樓，都是他們活動的好地方。年輕的蹣着腿，年老的撚着鬚，異口同聲的詛咒這忍很厲毒的少年L。

今天是L死後的第二日。P又聽到許多人詛咒他的話，在從S城開到R鎮的輪船裏。

但這些話，絲毫不能引動他的注意。他只是靠窗坐着。右手曲了，枕着他的頭在一個小方的窗口上，默然不響。

R鎮周圍不過二三里，四面都環繞着綠水，好像蓬萊島浸在東海裏似的，在不好動的人們看來，確是人間的一片樂土。據那些幾世住在R鎮上的老者傳說這鄉鎮的最先開闢者，是一千年以前的一個高士。因為避世嫉俗隱居在這地方以後，逐漸積聚起來，才成了這樣一個小鄉鎮。從這傳說的思想又遇到這樣『宛在水中中央』的一個僻壤。自然四圍充塞了沈默和寂寥的空氣，好像細而韌的蠶絲密密地把蛹封在裏面一樣。

R鎮上有座小學。三年前P離Z城就這鎮上的小學教員時，正和L同事。他們倆初見面時，就好像很熟悉的；自從經過了一回熱烈的握手以後，兩人的情感便同撕下來的日曆一樣，積一天厚一天了。

L的口快和好談，是這小學校裏的一霸，尤其是在酒後。有些說不過他的人，心裏又不甘服被他白白的勝了幾句話去，總常用一句話來挖苦他：『L，你死後，一定先爛掉你的舌頭。』P也是雄辯家，但鋒利不及L。祇須退課的鈴一響，他們的話匣子就開始轉動了。真的，他們真是無話不談，甚至於最瑣屑的家事，最沒有意義的像辯論一個同事結婚的夜裏新郎新娘那一個先開口，這些話只要到了他們的口裏，都成爲絕好的話料。大銀杏樹下的草地上；小河邊的茅亭裏，都是他們津津有味的辯論會場。

可是在M老太太被殺的前二個月內竟異樣了。P常覺得，L所說的話不是以前的顏色了，有許多問題本來是他最喜歡談的，忽然都噤口不題。P因爲要鼓動他的興趣，有時故意纏繞到這許多問題上去，他有時支吾着，有時默默地歎了一聲，又岔到別地方去了。

這個變動的分界線，P還可以推想到：在一個秋天的月夜，L穿了棉袍子，兩頰紅紅的獨自

從家裏走到學校裏來告訴他的情人死了以後。

這一夜是在九月上旬，P正在預備他明天的功課。忽地聽得有人叫他的聲音，他連忙從椅子上站起來，但他覺得這是他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莊重而嚴肅的音調。他精神上似乎有一些兒跳動，走出門外看見淡淡的月下，L左手提着燈，右手插在衣襟裏，很不自然的在庭心站着。本來L是住在家裏的，離開學校差不多有一里路左右。在這樣一個寂寥慣的鄉鎮上，那是當然的：月夜的大自然的讚美，都給秋蟲享受了去；有時東港裏來了幾隻小漁船，才添上了些秋蟲的伴侶。L除了幾次俗例上的夜筵歸來在更深以後，從來沒有無端踏破過六街洗寂了以後的月色，向學校裏去過一回。

P知道他今夜一定有什麼事來的，便同他走進一間靠東的事務室裏去。L把燈放在桌上，向桌左的椅子上坐了，P側臥在桌子右面的小榻上，眼睛緊對L望着。靜默了一分鐘，P纔輕輕

地 L 的來意，L 的兩瓣帶紫色的嘴唇緊緊的粘着，好像沒有這樣大的力量可以把他分開來，祇是從衣襟裏抽出他右手握着的一個一寸多長的淡紅色的小信封，隔着桌子向 P 身上一擲。

他的臉上，笑籐固然枯死了，但也沒有一些悽慘和憔悴的葉脈顯著地露出。他一切和平常一樣，只是兩頰紅了些，眼睛不像在深夜裏終有些朦朧，烏黑的眼珠圓圓的注視着 P，和他自己給 P 看的一封淡紅色的小信。信很長，最末幾句是說：

『……吾愛！我要收回上帝給我的愛和自由，我不和一般虛偽的兒女子一樣，叫你莫短氣，叫你自愛。我不能長久和你相離，我在天國的門前等你。』

P 看完了以後，眼睛閉了一會，想說幾句勸慰他的話。但他的能雄辯的嘴巴，到了此時好像有大石擋住了的瀑布口，不能很爽利的噴出來。他只是很零碎的左想到一句，右想到一句，不知那一句話說出來纔是聖藥，纔能把他爆裂的創

口醫好。後來P說了，說了不多幾句，L也不過回答了他幾聲從鼻子裏曲曲流出來的應聲。他並不拒絕P的慰安；但從P看起來，他的慰安的效力，恐在冰點以下。

從這一夜以後，L依舊天天到校。但他在預備室裏的辯論和狂笑的聲音，不容易聽得到了。茅亭裏，草地上，P雖依舊在課後勸誘他，他有時也儘答應，但總是漫不經心的點點頭罷了。

過了兩月，L殺人的驚雷，打破了R鎮上一千年流傳下來的靜默的好空氣，全鎮上差不多鼎沸了。P因為在學校裏曉得這事已經在早餐後，他急忙出來尋L，L已赴警察署自首，警長因為案情重大，解赴S城去了。

前天是L就刑的日子。L在獄中的時候，P曾去看過他兩回，因為他病了，沒有看得到。這日P趕緊早上乘船到S城，L已經在刑場上。春雪停了不過三天，朔風奮着他的大翼，疾捲那已失掉抵抗力的樹枝，呼嘯作響。太陽快在天中

了，但在陰寒的空氣裏，竟尋不到一些暖意。刑場的四邊稍高一些，看的人都立在那裏，但因場上的風太大了，站的人寥寥可數。P 走上去，看見一個黃衣人右手舉平了槍，右肩靠定槍托，左手伸着五個紅蘿蔔似的手指，擊定了槍的中部；很長的頭頸側轉了，把眼睛放在瞄準的尺上，緊對着三四十步以外的少年L。

L 是很憔悴了。小圓的臉孔都收了進去，顴骨聳起了，本來很豐滿的下頤，和兩耳幾乎成了一個三角形。平常很修飾的頭髮，都像鐵絲樣的一根根豎了起來；沒有一些血色的臉上，受到了殘雪反映，分外顯得蒼白。P 自成年以後從來不會讓淚珠偷出來過的兩眼，今番也給淚珠逃出了重圍了。P 注視着L，忽地看見L的嘴唇動了一動，兩頰下面凹進去了的臉皮向上收了一收，腊也似的枯槁的臉上露出了一脈微笑來。甜蜜蜜的微笑——P 以前常看見的，但是從那夜以後，這還是第一回，砰的一聲，立着的人一陣狂震：P 的心便好像給人抽去了，一陣酸痛，P 已

失了知覺。

天快晚了，預備室西面的窗上，射進幾縷沒有力氣的陽光，從五尺左右高的冬青樹裏滲漏過來。光的顏色已近於淡黃了。照在俯伏在靠窗桌子上的P身上，好像替他蓋了一條金線的單被。其餘的教職員都開會議去了。P因為船上的勞頓，心中的虛痛，就伏在桌上養一回神。一個年紀近五十歲的校役，手裏捧着許多信，大踏步走進來。P的一時的靜默，被他衝破了。便隨手接了信，亂翻一回。他心頭突然一跳，呼的立起身來，把一封淡青色信袋的信抽了出來。他也不用剪刀了，手很忙亂的把信封撕去了一角，用力把裏面摺得很整齊的信紙從撕口裏拉出來，眼珠圓睜着，上下亂動，好像要叫信中的字同時奔進他的眼簾。

P. 我的摯友：

我真快樂，在我死的前一日，我還可以同你作一回暢快的筆話。我在此幾十天；差

不多天天病了。人家最怕而又最視為恥辱的監獄裏，我覺得真是天國。我生了二十五年，從我知道了生活的意義以後，覺得最豐富又最純潔的，便是這幾十天，因為我同一切的一切中間築了一道牆了。

P 呀！願你饒恕了我！的確我不能不承認負了你勸慰我的盛意，在她死了以後；但我祇有心領了！因為我要是把我的計劃先給你知道了，你便是我的一個阻礙。你雖不肯說殺人是強徒的行爲；但我敢說你在當時不拿做了人子怎可使慈母受許多驚恐的話來勸止我，便要說既做了一個人總須愛護身子做些有益於人類的事業。也許你不願這樣說，但是好友，你看你立的是什麼地方！在這樣一個社會裏，不容你不說心裏所不願說的呀！

我真僥倖，我的事業成功了！我也不知道我平日見了殺雞要逃走的一個人，這一次竟若無其事的殺了同樣具五官四肢而又

很高年的她的母親。

P 看到這裏，心裏覺得一陣酸痛，便向身旁的一隻榻上坐了下去。眼睛往上翻了一翻好像加了些思索功夫，再慢慢地看下去。

P 呀！我的決心，不僅伏在她死後。我這樣一說，或許你還記得。在一個初夏的晚上，我同你在曲曲的竹陰下，風聲蕭蕭，帶着一些濛濛細雨，你坐在一條青石上，我立在你的旁邊。你同我說：『事情要他曲折；曲折愈多，回憶的滋味愈甜。』在當時你因為知道他母的頑執，看我精神上有一種特殊的不安，借此來慰安我。我也很隨便的答應了你一句話。但我因此思想上又打進了一層，如果儘他曲折，曲折到中斷了，到不堪回憶的時候，怎樣處置呢？那時我心上好像有東西在那裏撥了一撥，決心就種於此了。

不幸我的疑慮竟成了事實！她因為到我家來玩了幾次，就喪失了她的生命。從她

末一次到我家來，被她母親特派的女傭人逼回去了以後，她所受的磨折和痛苦，在那一夜裏我給你看的信上你都知道了。

P 又回想到那一夜燈下的談話了，一時兩頰突然紅了起來，眼眶一模糊，淚珠又滾下來了。靜了一靜，他再繼續着看。

好友！她不情願做賣身契約上的一隻豬，她要收回上帝給她的『愛』和『自由』，被一代代殘酷的人們奪去了的。她死了，無力而死的，愛和自由的種子却在一千年冷靜的空氣裏播下種了。但踐踏慣了的殘酷的人們，又舉高了他們的足，在旁邊猶笑着，預備像從前一樣的踏掉他。保護種子的發芽，喊醒許多人來培養他起來，這許是我的自負，確也是我的義務。這樣一彈子，至少可使殘酷的人們底猶惡的臉上罩上了一些怯弱的顏色，舉起的高足便縮了下去不再伸出來，給種子得到一個成長的好機會；也許因此便打開了R鎮上千年來銅牆

鐵壁般關牢愛和自由之獄的大門。

P 的心興奮起來了，把這一節再覆看了一遍。淡淡的陽光僅餘一些殘痕，黑暗的幕慢慢地下了。P 摸出一塊手巾揩了揩眼睛，從榻上立起來，再走向窗前，背倚着桌子讀下去。

P 呀！我就此同你舉行一回靈的握手，作爲永遠的告別罷。我心裏要做的事做了，最後的安慰快要得到了。在我寫這信以前，我睡在一隻小牀上，喝了兩口酒，朦朧地看見她來了。她走進門來，便對我嫣然一笑。她的衣服現在改了樣了，頭上披了經紗，輕而長的一直拖到腳後，風從窗裏進來捲着她的輕紗，好像一條冰宮裏的遊龍。一件淡紅色的大衫滿裹着全身，袖子很短，只遮到上臂的一半。白白的手腕上，套着兩個滿插着鮮花的花圈。她向我招了招手，輕輕的說了一聲：

『L，我愛！明天進天國的時候，我預備着這兩個花圈，一個套在你的頸上，一個套

在我的，我們倆手挽着手一同走進永樂之門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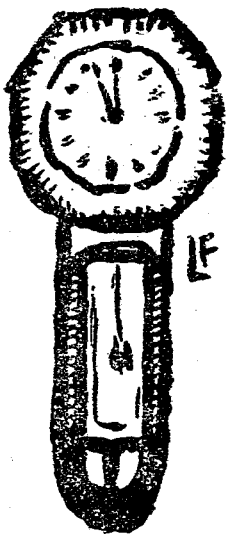
我想立起來去抱她的時候，她的影子漸漸淡了，好像一朵白雲散開了一樣。

上帝！我愛！謝你們給我以『最後的安慰』，謝……

P呆了，眼光射在紙上，不再移動他的視線。『一片廣場上一個黃色的兵舉着槍緊對着三四十步外的少年L；L小圓的臉上肉都收了進去，下頤本來很豐滿的，現在和兩耳成了三角形；嘴唇忽地動了一動，兩頰下面凹進去了的臉皮向上收了一收，枯槁的臉上露出了一脈微笑來，甜蜜蜜地笑了』：一切都在信紙上復現着。

黑暗的幕下得密密了，一切的一切都休息在死的靜默裏。

十二年十一月二日夜十時脫稿



一個流浪人的新年

成仿吾

—

基督聖誕節也過了。那小的街大的街，一天一天的都活潑起來了。我們若借用他幾句現存的話，那麼，這繁華的都市，在沒入於一個夢境，一天深似一天的，那夢境的氛氳，一天濃似一天的。

他可以由他所住的市外，指給我們看那一大堆模模糊糊的建築，霧一般的青煙，和着濛濛的水蒸氣，好像一重柔軟的薄幕一般，把她輕輕的遮住了；有時又好像天女拖着霓裳，受着舞後的餘波，還在顫動不已，那些市街，好像曠野

包中的一朵鮮花，時時反射着微弱的光芒，其實她正在貪她的酣夢。

從那蒼白色的低空裏，大自然在不住地奏她莊嚴的交響樂！一切的東西，好像受了大自然的命令，都在參加她的交響樂。在這偉大的鼓動中，他們一個一個的，倒好像在守着他們的沉默。在這慈母的諧音中，小兒在貪他的酣夢。

松樹和幾種常青樹以外，隨便到那裏，都只看見一樣的空枝，間或有兩三片枯葉，都是戰戰兢兢的在那裏搖擺，只等他們最後的宣告。他——一個多年的流浪人——每天踏着嘒嘒嘒嘒的枯葉，跑到街上幹完了他的事，又嘒嘒嘒嘒的跑回他住的地方，也知道這一年又剩不到幾天了。不過他的感想就盡於這一句話。因為他過的是那麼樣單調的生活，他知道冬天去了，又是春天；夏天去了，少不得又是秋天。大自然在他眼裏，也好像不過在奉行故事，同他一般。過年這事情，對於他的生活的影響，就是乘着年假，休息得幾天，有時候這幾天年假，反使他無聊得不

堪。他隨便到那裏，都只一個人。他有兄弟在他的本國，但是他老早就不想他們的事了。他想：我想他們的事，就有什麼好處？只落得一身的煩惱罷。他也不知道到這地方幾年了。若不是他平素每天看報，他定會把年月都弄不清楚。他的臉總帶着一種慘黃色；他的眼睛，好像被什麼東西壓住，開不起的一般，小得不稱他長瘦的臉；並且時常注視他的前面，好像在默想什麼似的。

二

這一天已經是二十八了。他望着市內行去，走到了坐電車的地方，他就跳上一條電車坐下。那兩邊的街都已經裝飾好了。他走馬觀燈的一般，看了一些紅紅綠綠的東西，早把他的眼睛看花了。他閉着眼睛，讓電車拖着他去。

他坐到一個地方，跳下車來，望着人淘裏面一擠，夢一般的，任他的兩隻腳拉着他跑。

市內的空氣，濃得差不多連呼吸都很困難。他只任那人的潮流把他流去。那一家一家的裝飾，和那陳列台上的物品，對他好像沒有什麼引

力的一般。這不是因為他的感受力不靈敏。他覺得去年的冬天，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一樣，他們也曾把這些市街，紅紅綠綠的裝飾了一遍，沒有幾天，又把他都撤了。他到如今還不知道爲的什麼原故。所以這些裝飾，都好像前幾天見過的東西；也喚不起他的好奇心，也沒有什麼奇怪。

他不解他們爲的過一個年，何以就忙到這般田地，那街上走路的人，光着兩隻小眼，都好像到那裏去搶飯吃的飢民一樣。無數的汽車，野獸一般的，狂號怒吼，跑去跑來，光景驚心得很。電車的聲響，管理汽車的怪聲，腳踏車的鈴子，和人的呼號，喧擾得更不可耐。但是他只低着頭往前走，倒像聾子一般；好像這些聲音，在地球上互相消殺，他反聽不見什麼聲音。

他想過年這個事情，不過說地球圍着太陽跑了一個圈子。但是地球的軌道，是一個橢圓。誰知道她最初是從那裏跑起的？或者我們過年的時候，地球已經跑過了她那出發點幾十天；或竟還差幾十天，也誰知道？若說是人類想革新他

們的生活，任意把這一天作一個起點，他不信人類這樣的生活，還可以革新。他想這樣的革新手段，恰足增他們的疲倦，因為連這手段，都早變成了一個公式。

三

銀白色的雪花，紛紛飛落，不到一個早晨的工夫，早把一個暗淡的世界，用一層流動的光明包好了。他想起他一個朋友所作的詩，有這麼一首，他念了又念：

『一個白銀的宇宙！

我全身心好像要化爲了光明流去，

啊，Open Secret 喇！』

那街上的雪，也慢慢的增高起來。那天已經是三十一號，街上的人更多，一個個的身上都添了幾片雪，像花樣一般。各人所吐出的水蒸氣，在那冷空氣中半晌才能消滅。

那晚他坐着電車回家裏去，車上的玻璃窗，都被水蒸氣蒙蔽了，外面通是漆黑的，只見無數的電燈，好像一羣的小星一樣，一個個在放他們

球狀的輻射線。他們的光波，一伏一起，好像可以指點得出。

他同住的幾個朋友，——都與他大同小異的——約他那晚大家守歲。他們預備了幾瓶酒，幾碟菜，圍着幾個小火盆，一面閑談，一面嗑酒。也有述這幾天的見聞的；也有追憶過去了的事物的，但他們談話的中心，總離不了過年的事。有的說他去年怎麼樣過年，有的說他某年過年的時候的趣事，但是他們這些話，又每不期然而然的，歸到他們本國的追想。他們小時候在本國過年如何快活；除夕他們在家裏如何歡喜；過了年後，一直到元宵，那些小孩們如何玩耍；以及種種瑣碎的事，每年到那一天晚上，他們說了又說的事，都好像有把他們全體的注意，集中於那說話的人的一舉一動的引力。但是這些追憶愈進去得深，牠們與現實的對照愈加深刻，愈不可耐。滿屋的追憶的情調中，和他們迴想的眼光裏，都有說不出的淒涼景況，他們自己都能知道。就有勸人喝酒的人，就有插些笑話，來岔轉

他們的話頭的，但是這種種的努力與手段，不唯不能把這悲哀的情調稀釋起來；這些手段用得太多太勉強的時候，反增他們寂寞的痛苦，與因為無法解救所生的幻影消滅的悲哀。

他們幾隻眼睛，眼光光地所守着的那座小鐘，一步一步的差不多就要走到十二點鐘了。他們話也不說了。他們都眼光光地注視那個長針，看他一步步的移。聽他一聲聲的響，好像期待什麼東西似的。

那鐘到十二點鐘只差三分了，兩分了，一分了。隔壁的一座大鐘，鐵塔鐵塔的，好像十分高興的一般，在那裏響。那屋子裏的空氣緊張到十二分了。誰也不敢作一聲。他們聽見屋簷邊的水滴，和他們自己呼吸的聲音。她們好像都在合着這兩座鐘的鐵塔鐵塔的音響。到頭來隔壁那座大鐘一下一下的打起來了。他們好像聽什麼天啓一般，把耳朵豎起，把頭偏向那一邊，好像怕聽脫了什麼似的。

那鐘一下一下的打完了。他仍依他的老調

子，鐵塔鐵塔鐵塔的響起來了。他們慢慢的把頭偏過來，把他們的耳朵解放了。但是他們的眼睛，有的好像在說：『去了！去了！』有的好像在說：『來了！來了！』

四

初一倒是好天氣。他侵早起來，吃了照例的早飯後獨自一個人，望着那用白銀蓋好了的平原行去。他前回過年也是那麼樣的，因為他沒有什麼地方去拜年。他想起前回的正月初一，他如何也在那裏散步；他如何看見幾個小孩在放風箏兒；如何遠遠的那條小路上，七八個人的葬列，慢慢的前往；如何那些人都只埋着頭，跟着那抬靈柩的跑，聲息都無，那邊的小孩們却在高呼狂笑。他看見幾個小孩兒，又在那裏放風箏。他們在雪裏面亂跑。閑着手的，有的在丟雪球兒玩，有的把雪拿來，打成了一匹胖狗。這些小藝術家在批評他們的創造物哩！

那些街上，都沒有幾個人行走。到處都是靜悄悄的，倒像暴雨狂風過去了後的光景。他看見

了一行行的街樹，空着在那裏站班。他從前在那人的河流裏面漂流的時候，好像沒有看見過她們一般。對着他來的電車，遠遠的早就聽見。那些野獸一般的汽車，去得遠了，還能聽見牠們在那裏狂哮，那街上是這般沉靜。

前幾天那麼忙碌，這一天那麼清閑，他真不解一些人爲的什麼那麼樣忙，現在又都到那裏去了。許多的商店，早把牠們的舖門關起來了。間或吃醉了的人，東倒西歪的，在那裏一個人說什麼。他想：或者他們關着門在家裏喝酒去了罷，但是他不信這就是他們前幾天那麼忙碌的目的。

到了夜間，那街上更加清靜起來了。遠遠的看去，只見一路上的街燈，在閃着他們微弱的光芒，照着那些冷清清的裝飾。幾個走路的人，好像都知道暴風雨已經去得遠了，已經沒有什麼可怕的一般，一步步的在那裏走，有時浴着燈光，有時沒在樹陰裏。

這一天是初三，那些街上，比前兩天活潑得多了。在街上行禮的人，差不多也沒有了。只是那些裝飾，飽受着冬天的冷風，還在那裏一陣陣的顫動。

他跑到一個公園裏，那裏的人，倒比平素還多。許多的小孩子，前前後後的，跟着他們同來的大人，你呼我應的，在那裏有說有笑。他們都穿着最新的時裝。一個個紅着臉，跑去跑來，倒像是一個小孩子的展覽會，熱鬧到十分。

那些樹都是空着枝，在那青色的濕的空氣中，時常把頭兒搖擺幾下，好像是在說：陽春還沒有歸來。一池黃綠色的水，在吹起他的漣漪。幾個金魚，在爭那些小孩子給他們的東西，時常耀着他們赤的鱗甲，用他們的尾在水上劃幾個弧狀的波，又慢慢地沉下水去。急得那些小孩子趕快又丟東西。

*

*

*

那全市街漸漸的由懶惰醒來了。這天已經是初八，他的事情又忙起來了。他仍和從前一個樣，侵早坐電車到市內去，晚上又從那電車的終點，一步一步的走回他住的地方；休息了一晚又到市內去，晚上又跑回來。一天去了，兩天去了，一個月去了，兩個月去了。這樣的生活還要過幾多時，那只有上帝知道。

一九二一，四，二十一改作。



隔 絕

淦女士

青靄！再想不到我們計畫得那樣周密竟被我們的反動的勢力戰敗了。固然我們的精神是絕對融洽的，然形式上竟被隔絕了。這是何等的厄運，對於我們的神聖的愛情！你現在也許悲悲切切的爲我們的不幸的命運痛哭，也許在籌畫救我出去的方法。如果你是個有爲的青年，你就該走第二條路。

從車站回來就被幽禁在這間小屋內。這間屋內有床，有桌，有茶几，有椅子，及茶碗面盆之類都粗備。只是連張破紙一枝禿頭筆都尋不到。若不是昨晚我求我的表妹給我偷偷的送來

幾張紙和枝自來水鋼筆，恐怕我真要寂寞死了。
死了你還不知道我是怎樣死的！

今天已是我被幽禁的第二天！我在這小屋內已經孤另另的過了一夜。我的哥哥姐姐們雖然很和我表同情，屢次諫我的母親不要這般執拗，可是都失敗了。她說我們這種行爲直同拚識一樣，我不但已經丟盡她的面子，並且使祖宗在九泉下爲我氣憤，爲我含羞。假如她們要再幫我，她就不活了。青鸞呵！怎的愛情在我們看來是神聖的，高尚的，純潔的，而他們却看得這樣卑鄙污濁！

生命可以犧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犧牲，不得自由我甯死。人們要不知道爭戀愛自由，則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這是我的宣言，也是你常常聽見的。我又屢次說道：我們的愛情是絕對的，無限的，萬一我們不能抵抗外來的阻力時，我們就同走去看海去。你現在看我已到了這樣境地，還是這樣儉安苟活着，或者以爲我背反前約了，唉，若然，你是完全錯誤了。

世界原是個大牢獄，人生的途中又偏生許多荆棘。我們還留戀些什麼。況且萬一有了什麼意外的變動，你是必殉情的，那末我怎能獨生！我所以不在我母親捉我回來的時候，就往火車軌道中一跳，只待車輪子一動我就和這個惡濁世界長別的原因，就是這樣。此刻離那可怕的日子（逼我做劉家的媳婦的一天）還有三天，慕漢現尚未到家，我現在方運動我的表妹和姐姐設法救我出去。假如愛神憐我們的至誠，保佑我們成功，則我們日後或逃往這個世界的別個空間，或逕往別個世界去，仍然是相互攙扶着。不然，我怕我現在縱然消滅了，我的母親或許仍把我這付皮囊送葬在劉家坟內，那是多麼可恥的事。

我的姊姊責備我，說我不該回此地來看母親，不然則鴻飛冥冥弋人何慕？我雖不會同她深辯，我原諒她爲我計畫的苦心。可是，青靄！我承認她是錯了，我愛你，我也愛我的媽媽，世界上的愛情，都是神聖的，無論是男女之愛，母子之愛。試想六十多歲的老母六七年不得見面了，現

在有了可以親近她老人家的機會，而還是一點歸志沒有，這算人嗎？我此次冒險歸來的目的是要使愛情在各方面的都滿足。不想愛情的根本是只一個，但因為表現出來的方面不同就矛盾得不能兩立了。

當我剛被送進這間小屋子的時候，我曾為我不幸的命運痛哭，哭得我的淚也枯了，嗓也啞了。我的母親向來是何等慈善的性質，此刻不知怎的變得這樣慘酷，不但不來安慰我，還在隔壁對我的哥哥數我的罪狀，說我們的愛情是大逆不道的。我聽了更氣，氣了更哭，哭得倦了，呵！青靄呵！真奇怪，我不知幾時室內的一切都變了，都變得和我們在京時一樣！彷彿是熱天，河中的荷葉密密的將水面蓋了起來，好像一面翠色的毯子，紅的花兒紅得像我的雙靨，白的更是清妍。在微波清淺的地方可以看得見游魚唼喋萍藻，垂柳的條兒因風結了許多不同樣的結子，風過處遠遠的送來陣陣清香大概是梔子之類。又似乎是早上，荷葉荷花，柳枝，道旁的小草，都

滿帶着灑灑的零露。天邊殘月的光輝映得白色的荷花更顯清麗絕倫，我們都穿着極薄的白色衣服，因晨風過涼，相互擁抱着，坐在個石礮上邊。你伸手折了個荷葉，當頂帽子往我頭上戴。我登時抓了下來放在你的頭上時，你奪去丟在一邊。我生氣了，你來陪罪，把我手緊緊握着，對我微笑。我也就順勢倚在你的懷裏，一切自然的美景頃刻都已忘了，只覺愛的甜蜜神妙。天邊起塊黑雲漸漸的長大起來，接着就落下青銅錢大的雨點子，更加着雷聲隆隆，電光閃灼。忽然聞你失了踪跡，我急得仰天大叫我的愛人那去了？……一急醒來，方知我是方才哭得太狠了，精神虛弱，因有此似夢非夢的幻覺。青靄！過去的一段玫瑰路上的光景比這好得多呢，世間的一切都是夢，也都是真。幻與真究有什麼分別，我們暫且多作幾個好夢吧！

晚上沒有月，星是極稠密的。十一點鐘後人都睡了，四圍真寂靜呵！恐怕一個繡花針兒落在地上也可以聽得出聲音。黑洞的天空中點綴着

的繁星，其間有堆不知叫作什麼名字，手扯手作成了個大圓圈，看去同項圈上嵌的一顆一顆的明珠寶石相彷彿。我此刻真不能睡了，我披衣下牀來到窗前默默的對天空望着，歷亂的星光，沉寂的夜景，假如加上個如眉的新月，不和去年冬天我們游中央公園那夜的景色一般嗎？

就在這樣的夜裏，
月瘦如眉，
星光歷亂，
一切喧囂的聲音，
都被摒在別個世界了。

就在這樣的夜裏，
我們相攙扶着，
一會佇立在社稷壇的西側，
一會散步在小河邊的老柏樹下，
踏碎了柏子，
驚醒了宿鴉，
聽得河冰夜裂的聲音。

就在這樣的夜裏，
我們相擁抱着，
說了平日含羞不敢說的話，
拌了嘴，
又陪了罪，
更深的了解了彼此的心際。

就在這樣的夜裏，
我們回想到初次見面的情況，
說着想着，
最後是相視而笑了。
愛的神祕，
夜的神祕，
這時節竝在一起！

青蕩！這不是我們去年的履跡嗎？這不是你所稱爲極好的寫實詩嗎？朋友們讀了這首詩不是都很羨慕我們的甜蜜的生活嗎？當我望着黑而無際的天空，低低的含淚念着的時候，我覺

得那天晚上的情景都在我的眼前再現了。但是……但是情形的再現終究和真的差得遠，他來得越甜蜜，我的心越覺得酸苦，越覺得痛楚，現在想使我得安慰除非你把我擁抱在你的懷裏，然而事實上怎樣能夠嘍！

青鶯！記得嗎？在會館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你從人縫中鑽了出來，什麼話都不說，先問別人那位是維乃華女士？你記得嗎？初秋天氣，一個很清爽的早晨，我們趁着『鬼東西』在考試，去游三貝子花園，剛進動物園門，陣陣涼風吹來，樹林間都發出一種沙刺的聲音，我那時因為穿得過少，支持不了這涼風的勢力，就緊緊的靠着你走。你開始敢於握我的手，待走到了暢觀樓旁綠樹叢裏，你左手抱着我的右肩，右手拉着我的右手，在那裏踱來踱去，幾次，試着要接吻我，終歸不敢。現在老實告訴你吧，青鶯！那時我的心神也已經不能自持了，同『維特』的脚和『綠蒂』的脚接觸時所感受的一樣。你記得嗎？因為在你室裏你抱了我，把臉緊緊貼着我的右

腮，我生氣了回去寫信罵你，你約我在東便門外河沿上道歉，剛相逢的時候兩人都是默默無言，雖肚裏裝了千言萬語，眼裏充滿了熱淚。後來還是你勉強囁嚅的說『我明知道對於異性的愛戀的本能不應該在你身發展，你的問題是能解決的；我的問題是不能解決的，……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對於我不愛的人非教我親近不可，而對於我的愛人略親近點，他們就視爲大逆不道？……』那時我雖然有些害怕，很詫異你怎的爲愛情迷到這步田地，怕我們這段愛史得不着幸福的歸結，但是聽了你的『假如你承認這種舉動對於你是失禮的地方，我只有自沉在這小河裏；只要我們能永久這樣，以後我聽信你的話，好好讀書』教我心軟了，我犧牲自己完成別人的情感，春草似的生徧了我的心田。我彷彿受了什麼尊嚴的天命立刻就允許了你的要求。你記得嗎？在這樁事發生後，不久我們又去逛二閘，踏徧了秋郊，尋不到個人們的眼光注射不到的地方。後來還是你借事支開了舟子；躲在蘆花深

處擁抱了一會，kiss 了幾下，那時太陽已快要落了，紅光與遠山的黛色相映，煊染出片紫色的晚霞來。林頭水邊也還有他的餘光依戀着。滿目秋色顯出一片無限的蕭瑟和悲壯的美，更襯得我們的行爲的藝術化了。無何蒼茫的暮色自遠而來，水上的波紋也辨不清悉，雪白的鴨兒更早已被人家喚了回去，我們不得不舍陸登舟，重尋來時的途徑。我們並肩坐在船板上，我半身都靠在你的懷裏，小舟過處，槳兒撥水的聲音和蘆荻的葉子發出的聲音相和，宛如人們嘆息的聲氣，但是我們心中的愉快，並不爲外物所移。我們偎得更緊些，有時我想到前途的艱難，我幾乎要倒在你懷裏哭；你說我們的愛情是這樣神聖純潔，你還難受嗎？……我們立志要實現易卜生托爾斯泰所不敢實現的……你記得嗎？就在那年冬天，萬牲園內宴春園茶樓上，你在我的面前哭着，說除我而外你什麼都不信仰……我就是你的上帝。……實行……的請求。我回答你：自此而後我除了你而外不再愛任何一個人，我們永

久是這樣。待有了相當時機我們再……。你的
的達到了，溫柔的微笑登時在你那還含着餘
的眼上湧現出來，你先用手按着我的雙肩，低
的叫我聲姐姐。並說我們是……。後來你拉我
在你的懷裏。我手摸着你的頸子，你的頭部低
垂着，恰恰當我的胸前。你哭訴了你在這個世
上所經歷的，所遭逢的，最末一句是『我自略
人事以來，沒有碰到一樁滿意的事，只有在我
愛人跟前，不曾受過一次委曲……』往事怎
回首呵！愛的種子何嘗痛苦煩惱的源泉，在人
未生之前，造物主已把甜蜜的花和痛苦的刺
得均均勻勻的散佈在人生的路上。造物主在
愛的糖果的時候，已將其中摻了痛苦的汁兒叫
不說了吧……。我們的甜蜜生活豈是敘述得
的，這種情景的回憶已經將我的心撕碎了，怎
再教他們撕你的心呢？……愛的人兒啊！……

青靄！我的唯一的愛人！不要爲我傷心
Hamlet 說只要我的軀殼屬我的時候，我終
你的。我可以對你說，只要我的靈魂還有一星

點兒知覺，我總不負你。

* * *

糊裏糊塗地昨天給你寫了兩大張，此後無論我的精神怎樣錯亂，我總努力將我每天在這小屋內發生的感想寫出來，這種辦法我認爲是於人無損於我却有莫大的利益的。因爲萬一我今生不出這個樊籠，就到別個世界去了，你也可以由此得略知我被拘後的生活情況。我的表妹已自矢奮勇說將來無論如何總使你看到我這點血淚。唉，我的淚又流了，世間最慘的事，還有過於一個連死在那裏的自由都被剝奪了的嗎？我現在還不及個已判決死刑而又將就法場的囚徒。因爲他可以預先知道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死，好教他的親人看他咽臨終一口氣。我呢，也許當我咽這口氣的時候，在我跟前的是我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昨晚從給你寫了那幾句話後，我就勉強躺在牀上，打算平心靜氣的想法兒逃走，誰知我們的過去的生活——甜蜜的生活，好像水被地心

的吸力吸得不能不就下似的，在我心中湧出來了。呵，可惜人類的心太污濁了，最愛拿他們那卑鄙不堪的心，來推測別人。不然我怕沒有一個人，只要他們曾聽見我們這回事，不相信並且羨慕我們的愛情的純潔神聖的。試想以兩個愛到生命可以為他們的愛情犧牲的男女青年，相處十幾天而除了擁抱和接吻密談外，沒有絲毫其他的關係，算不算古今中外愛史中所僅見的。愛的人兒，我願我們永久別忘了鄭州旅館中的最神聖的一夜喲！我們倆第一次上最甜蜜的愛的功課的一夜。啊，牠的神祕和美妙！我含羞的默默的挨坐在牀沿上不肯去睡，你來給我解衣服解到最裏的一層，你代我把已解開的衣服掩了起來，低低的說道，請你自己解吧……說罷就遠遠的站在一邊像有什麼尊嚴的什麼監督着似的……。當你抱我在你的懷裏的時候，我雖說會想到將來家庭會用再強橫沒有的手段壓迫我們，破壞我們，社會上會怎樣非難我們，伏在你懷裏痛哭，可是我真覺得置身在個四無人煙，荊棘塞

路，豺虎咆哮的山谷中一樣，只有你是可依託的，你真愛我，能救我。……由此我深深的永久的承認人們的靈魂的確是純潔的。這種純潔只在絕對的無限的實用時方才表現出來。人之所以能爲人也就在這點靈魂的純潔。

當我這樣想時天忽然下了雨了，淅淅瀝瀝打在窗外的芭蕉葉上，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我會竭誠默默的祝道：快下吧，雨呀，下大了把被人類踏踐髒了的地面，好好洗淨，從新播自由，高尚，純潔的愛的種子。

我的一生可說爲愛情播弄够了。因爲母親的愛，所以不敢毅然解除和劉家的婚約，所以冒險回來看她老人家。因爲情人的愛，所以甯願犧牲社會上的名譽，天倫的樂趣。這幕慘劇的作者是愛情，扮演給大家看的是我，我真要對上帝起交涉了。以後假如他不能使愛情在各方面都是調和的，我誓要他種一顆愛子，我拔一顆愛苗，決不讓愛字在這個世界再發現一次。率性讓他們殘酷得同野獸一樣，你食我的肉，我寢你的

皮，倒也痛快。

兩天不自由的生活使我對於人間的一切明白了許多。我發現人類是自私的；縱然物質上可以犧牲自己以爲別人，而精神上不妨因爲要實現自己由歷史環境得來的成見，置別人於不顧。母女可算世間最親愛的了，然而她們也不能逃出這個公例。其他更不用說了。又發現人間的關係無論是誰，你受他的栽培，就要受他的裁制。你說對嗎？

今晨天忽晴了，陽光射在我的牀上，屋內的一切似乎也都添了些生意。可是我的表妹同我的嫂嫂來看我時都很驚異的說我比昨天憔悴得更多了。我的表妹的大而有光的眼裏，更裝滿了清淚，這也是不足爲怪的。好生原是人類的本能，人生的途徑中也不盡是毒蛇猛獸，我們這樣輕生的心理，原是變態的。

她們因爲慰藉我的無聊起見，送了一瓶花來，嫣紅姹紫，清香撲鼻，不過我心中的難受由此更加幾倍。我想到你送我的海棠花映着燈光

嬌豔的樣兒，想到你在你的小花園內海棠樹下讀書的情形。花原是愛的象徵，你送我的花我都用從心坎上流出來的津液浸潤着。當你在花下讀書的時候，我會用我的靈魂擁護你，現在呢，送花的人，愛花的人，都爲造化小兒播弄到這步田地，眼看愛的花已經快枯萎了，還說甚麼慰藉呢？

下午我又聽見我的母親在對我姐姐談我們去年春天規定的計畫並且痛痛的罵我們……。青靄呵，伊爾文說每種關於愛情的畫都是可以原諒的，他們的見解怎的却和伊氏相反呢？……

* * *

謝天謝地！我的表妹把我們的消息傳進了，不然，我怕我們連死在一處的希望也沒有了。可是再告你個怕人的消息：就是劉家的兒子今晚十二點就到家了（我的表妹說的）。我若不於今晚設法脫離此地，一定要像我說的看我咽最後一口氣的人就是我的不共戴天之仇的人。但是事實上……不寫明白，你總可猜得出。

青靄，雖然我們相見的希望還有一絲存在，但是我覺得穿黑衣的神已來我身旁了，我們的愛史的末一葉怕就翻到了。我們統共都只活了念四五年，學問上不能對於社會有所貢獻，但是我們的歷史確是我們自己應該珍重的。我們的精神我們自己應該佩服的。無論如何我們總未向過我們良心上所不信任的勢力乞憐。我們開了爲要求心愛自由而死的血路。我們應將此路的情形指示給青年們，希望他們成功。不遭人忌是庸才，我也不必難受了。我能跑出去同你搬家到大海中住，聽悲壯的濤聲，看神祕的月色更好，萬一不幸我是死了，你千萬不要短氣，你可以將我們的愛史的前前後後詳詳細細寫出。六百封信，也將他整好發表。……

我的表妹來了，她願將此信送給你，並告訴我這間房的窗子只隔道牆就是一條僻巷。很可以踰越。今晚十二時你可在牆外候我。

(完)



聖誕節前夜

張資平

—

『呼呼呼……』

『嗚嗚嗚……』

室外的寒風刮得很厲害。年數久了的玻璃窗扉振動得索索地作響。窗和門都很嚴密地關閉着的吳萍初的病室裏，黑洞洞的看不見一個人影。祇聽見給軟薄的白紗帳垂壓着的睡榻裏有人在咳嗽。

一個年約十三四歲的女郎，雙頰給北風吹得緋紅的跑到吳萍初的病室前，左手抱着一大包東西，緊壓着她的胸膛，右手卻伸出來敲門。女郎的衣服穿多了，隻手抱了這樣一個重大的

包裹，看她很不容易似的。她敲了一下，即推開那病室的門，走進黑暗的病室裏。她進去後，隨手又把門關上。

『我喉乾得要死了！還不快給點茶我吃麼，靜仙？』萍初在病榻裏哀懇的並且悲恨的喘着說。

『吳先生，是我，不是吳夫人。先生要茶吃麼？等我倒給你吃。不，等我先開上了燈火然後給茶你吃。』這個女郎很溫和的說。她年紀雖小，也像知道安慰病人是我們人類應盡的義務。

病室裏的洋燈火開上了。低垂着的紗帳給從窗隙進來的風吹得在微微的振動。

吳萍初的病室裏的陳設很簡單。病室是B病院的第二棟，內科病室的樓上第四號室。病室向東偏北，面前就是騎樓。室的西壁開有玻璃窗扉的大窗口，窗扇緊緊的閉着。病榻靠着北方的壁。靠着南壁有一張很純樸的長檯。檯上陳設都是茶瓶藥罐一類的東西。西壁大窗下安置有一個皮衣箱和一個木櫥。接近室門，和病榻作垂直

方向也設有一個很簡單的睡床，大概是看護病人的吳夫人的了。

那個女郎給了吳萍初一盞溫茶後，一面忙開着剛才帶了來放在擡上的包裹，一面和萍初說話。

『吳夫人到什麼地方去了，先生？』

『剛……剛才！剛才替我檢了體溫。她說要到醫生那邊去報告溫度，就出去了！去了這麼久還不見回來！』萍初喘着說了後，又咳嗽了一陣。

『出去了多久？多少點鐘出去的，先生？』女郎一面解開那個包裹，一面像無意識的問。

『……………』病榻內的病人沉默着。

女郎若揭開帳來望一望病人，就會看得出他抱着一件很深秘的疑慮，在煩悶着。

又有人在病室外敲門，驚破了室內的沉寂。

『珍姊兒！快回去！利牧師娘在找你！她專爭着你來！你回去！』嬌小而銳利的聲音很淘氣的在室外叫。

『就來了。做什麼？有什麼事？』病室內女郎用一種溫柔的音調低聲的答。

『利牧師娘等着你！她房裏的杉樹上的色紙帶 (Tape) 還沒有掛上，白蠟燭兒也還沒有裝上！她等你回去幫助她快把她家的杉樹裝紮起！』嬌小而銳利的聲音還在室外像唱歌一樣的一句一句的唱着說。

『不要叫了；不要大聲的叫了！噪着吳先生不安。』女郎說了翻轉頭來望着病床。

『吳先生，吳先生！』

『唔……』

『明天是聖誕節，是耶穌基督的聖誕節。這兩盒牛奶餅是韓先生送給先生和夫人的。這一簍蘋果是我的爸爸送給先生吃的。我要去了。吳夫人還不見回來。先生還要茶吃麼？』叫做珍姊兒的走到榻前，揭開帳兒，把病人枕畔的茶盅兒取了出來，放在檯上。

『回去替我多謝你的爸爸。也替我謝謝…今天院裏是誰值日？是韓先生麼？』吳萍初若

有所感觸的問那個女郎。

『瑾妹兒，今天是你爸爸值日麼？』

『是的，爸爸今天在院裏坐大椅子坐到天黑。』嬌小而尖銳的聲音還在門外叫。

『吳先生，我去了。明天再來看你。望你今晚上安睡。我們今晚上是不睡的，等山大庫勞斯到來。』珍兒輕手輕足的出了病室，隨手把病室的門帶上。

站在寒風裏的小瑾兒看見珍兒出來了，伸出一雙小手想把珍兒的腰抱着，隨後又把頭撲到珍兒的胸膛上來。

『去麼？快去麼？你看天快黑下來了，還在淘氣麼？』珍兒把左手加在瑾兒肩上，並肩的走到樓梯前下樓去了。

『你不怕麼？你敢在他房裏站這麼久！』兩個小女兒下了樓後，瑾兒蹙着雙眉，掀起上唇，露出兩列白齒，仰望着珍兒的臉質問。

『爲什麼？怕什麼？』珍兒不解小瑾兒所懷疑的是什麼一件事，俯瞰着瑾兒的天真爛漫的

可愛的臉兒笑問她。

『媽媽說吳先生的病會傳染給人的。珍姊兒，肺癆病是怎麼樣的病症？』

『那裏就會這樣快傳染給人的。又不是常和他一塊兒住。』

『那嗎吳夫人也是患肺癆病麼？是的，吳夫人今天下午在院裏我爸爸那邊嘮叨了半天。我爸爸催她回去看吳先生，她總不回去。』

向着兩個小女兒迎面來了一個近三十歲的女人，天快黑了，辨不出美醜。

『吳夫人麼？吳先生等着你呢，快回去罷。』珍兒望着那女人說。

『知道了。』那女人像很哀愁的，在正刮得厲害的寒風裏，曲着腰急急的向第二棟的病室樓上去。

二

近年來B教會在K市所舉辦的事業算頂發達了。尤其是在K市所辦的B醫學校和附屬的B病院爲最有成績。

因患肺癆病進了B病院的吳萍初，和現當B病院的解剖助手的韓蔚生是從前在B教會的中學校的同級生。

聯絡在他們間的事情很複雜，要追溯到他們的中學時代。那時候的吳夫人不叫吳夫人，叫做劉靜仙，也是B教會的女子中學的一個學生。

男座席和女座席雖然不同，但每禮拜日男生和女生都要到禮拜堂去會合着做禮拜的。

秋高氣爽的一個禮拜日，韓蔚生在家裏吃了早飯就跑到禮拜堂來安排椅席和整理讚美詩及聖經，一冊一冊的分配在各人的席位前。因為韓蔚生的父親是B教會的牧師的一個，也是女子中學的國文教員。今天是輪着蔚生的父親說教，所以他早早的跑到禮拜堂來替他的父親整備一切。

蔚生的腦上深刻了靜仙的印象就在今天早上。

靜仙當然不是今天初到禮拜堂的，蔚生也當然不是今天才會她；不過他的腦裏有她的印

象，意識中有她的存在，卻的確是由今天——晴爽的禮拜日早晨始。

他剛剛分配聖經和讚美詩到女席上，由禮拜堂門首進來的就是靜仙。

『蔚哥，這麼早！』她說了後，笑吟吟的抿着嘴望蔚生。

扁桃式的，把頭上的黑髮三分七分的分作兩部，後面還是總括着打了一條辮子。灰黃色的羽紗上衣和黑裙。湖水色的襪套映着藍質白花的時式女鞋。耳後和頸部的肉呈半透明的蛋白色，雙頰就像初熟的蘋果。

『美得很！』在性慾初期的蔚生對女性的色和香的感觸異常的銳敏，這個『美得很』的讚詞幾乎衝口而出。

啊！我想起來了。她是和我們同一條街巷裏的劉舉人的小姐。她也曾和一羣女學生到我家裏來找我的父親。女性羣集着，女性美是比較難發見的。果然不錯，女性是要單獨的一個一個的賞鑑。其實蔚生何曾在禮拜堂暢意的賞鑑過女

學生來？他怕他的父親責罰，不敢常把視線飛到女席上去。天假之緣，今天得了個好機會，對劉靜仙得盡情的飽看一番。

『……』想找一兩句適當的話來和他談談，但總覺很羞澀的，一句話都說不出。到後來僅找到了一句：

『你也這麼早。』說了之後，怕有人進來看見，飛一般的跑回男席裏去了。

同後蕭生一星期中總有兩三次回家去看他的母親了。

男子中學校距女子中學校約有兩里的路程。由男子中學校出來，面前流着一條溪水。渡過一道木橋到小溪的西岸，沿着溪堤折向東邊下流就是女子中學校了。溪堤叢生着柳樹，梅樹和竹，站在男子中學校門首望不見女子中學校。但女學生放學回家的都要經過男子中學的門首，再經過禮拜堂的後園，才出得官道上。在男子中學門首的橫橋上望着一羣女學生放學出來的就像神話上說的一羣仙女由森林裏跑出來。

蔚生每天放學後不論回家不回家都要跑到學校的門首木橋上躑躅。

『韓君！還早呢！Schöne 還沒有來。哈，哈哈！』一個愛淘氣的同學站在小溪的對岸，大聲的叫。

蔚生在學校門首的溪堤邊和靜仙相遇過幾次，也一路的回家過幾次了。未見之前像積蓄了許多話，一見面就要一五一十的對她說，但會見之後又一句話都不會說了。

『呃！來了呢！那邊慢慢來的不是她麼？』蔚生每次望見她都是這樣的暗地裏對自己說。心房的血也同瞬間的噴騰得激烈，禁不住臉紅耳熱。

『回家去麼？』

『是的。你也回去麼？』

他和她每次會見時的交談祇有這兩句。他看見她不很說話，也就不敢緊追隨着她，他常保持着一箭的距離跟在她的後面，同在官道上走。他們一路回去，彼此都沒有交換過第二句話。走

到她門首時，她祇含笑着向他點一點頭跑進去。他這一天的心願就算償了。

那年的聖誕節到了。過了這回的聖誕節，蔚生十九歲，靜仙也十七歲了。

聖誕節的前晚，B會的信徒和在B會學校念書的人都在禮拜堂聚會。那晚上的餘興是電氣映畫劇。蔚生預先兩三個時辰到禮拜堂去幫助他們整理堂內一切的裝飾。他經過靜仙門首時，她和她的才七歲的妹子都換上了新衣服站在門首，像在希望着黃昏趕快到來。

『是到禮拜堂去麼？』靜仙歛着笑容很正經的問。

『你也去麼？』蔚生今天陡然的膽子壯起來了。

『是的，我要去。要遲一刻。妹妹也去。』

『那麼在禮拜堂再見。』

僅僅這幾句的交談，今晚上引起了蔚生無窮的勇氣。

『今晚上去遇見她，我所懷想的一切非告

訴她不行了。』蔚生在赴禮拜堂的途中一面走，一面對自己說。支配着他和她的運命像非在今晚上決定是再沒有機會的了。

三

儀式開始了。合唱，獨唱和基督的歷史的講演也快要完了。講演完後就演映畫劇了。

『她怎的不見呢？』蔚生從裏面跑出禮拜堂門首來東張西望。站了一會又跑進去，視線飛到女席上不住的回旋。今晚上的女席位都占滿了，坐不下的還緊緊的在後面擠擁。蔚生在女席裏找不着靜仙的影子，又急急的跑出禮拜堂來張望。張望了一會，又跑進來望堂內壁上掛的大時鐘。

堂內燈全熄了。映畫劇開始了。

『絕望了！此刻是九點多鐘了！太晚了，她不能來了！』他遠遠的在男席後面占了一個席位。映畫劇裏面演的什麼，他一點沒有感覺到。

黑暗裏像有人站在他身後。一種耐人尋味、忌香氣隨着空氣的振動，侵入他的鼻孔裏來。他

正待翻轉身來看。

『不得了，這樣的擠擁着！』

『你什麼時候來的？』他驚喜着問。

『早就來了，我們的席位在前面呢。我來了沒有一刻，後面就黑壓壓的擁了一大堆了。』她無意中隻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來了。一種耐人尋味的香氣一陣一陣的鑽進他的鼻孔裏來，他像喫醉了的人，一身軟洋洋的沒有氣力了。

『怎麼我沒有看見你？』

『我看見你跳了出去又跳進來，跳進來了又再跳出去。你却看不見我。』她說了後，拿條雪白的手巾掩着口笑。一種特別的香氣從她的手巾裏放散出來。

『……』他仰起頭來癡望着她的臉兒。禮拜堂裏的人們都很熱心的來看映畫劇，沒有人理他和她兩個。

不知那一瞬間他們兩人的指尖無意中接觸着了。彼此都覺着對手方絕無抵抗，便用盡生平之力運到掌尖去，緊緊的握了一刻。同瞬間雙方

的生理上都感着一種有快感的刺激。

靜仙放鬆手後，把頭低送到蔚生耳邊，很低聲的，

『今晚上送我和妹妹同去使得？』

『……』蔚生點了一點頭，覺着雙頰發熱。

『妹妹在等我，要我回前面去了。』她脫了手，向女席的人叢裏去了。

夜深了，禮拜堂裏的人散了十之八九。七分滿的月球才從遠遠的山巔上現出來。

蔚生和靜仙並着肩跟在她妹妹後面，在坦直的官道上走。散了會的人們都急急的想快到家去，沒有一個注意他們。他們三個走得慢，到後來浴在淡碧色的月光裏的，祇有他們三個了。

他和她並肩行了一會，都沉默着，月輪更高了。

『你中學畢了業了，是麼？』她突然的抬起頭來仰望他。他的冰冷的臉上微微的感着他的呼吸氣溫。

『唔……』

『明年打算進什麼學校？』

『我打算就進這裏的醫學校。』

『不到省城去麼？我的表兄吳萍初說，他明年到省城去進大學預科。』

『……』他有點恨她不能了解他的經濟上的困難。

『你不到省進 B 總會的神學校，學當牧師麼？人人都說韓先生要你當牧師。』

『我的父親也對我說過。但我想寧可回鄉下耕田去。』

他們再沉默着行了一會。

『吳萍初你認得？』此時他先發言了。

『自己的表兄，怎麼不認得？他常到我家裏來，他的母親和家裏的母親是姊妹。你和他同級？』

『不。同學年，不同級。我在甲級，他在乙級。』他很失意的說。

『他是很活潑的，很愛淘氣的，是不是？』

『唔——』他從她的口裏聽見對吳萍初的

讚詞，禁不住感着一種嫉妬的戰慄

蔚生那晚上回來一直到天亮沒有睡。

蔚生畢了業，靜仙的學校也放了假，都不到學堂去了。

一天傍晚的時分靜仙的妹妹送了兩盒牛奶餅過來，說是她媽媽送給蔚生的母親的。蔚生一家人正在圍着一張小檯子吃晚飯。

『你這牛奶是誰送給你媽媽的？』蔚生的媽媽問那來的小女兒。

『吳姨丈昨晚回來了，今天送了幾盒牛奶餅來。爸爸說要轉送兩盒韓先生。』

蔚生的父母今晚上說了許多他聽見難堪而且失望的話。

『劉舉人家裏幸得有這個有錢的姨丈，每年家計上受他的補助不少。』蔚生的母親異常歎羨的說。

『那個老腐敗死守着孔，孟之道，不懂時勢，不順潮流，安得不在家裏吃老米。親戚的補助也能久靠麼？』

『聽說他那吳姨丈到的地方是很多金子的，所以叫做金山，所有去的都帶了許多金子回來。蔚兒畢了業沒有事幹，我想叫他跟那吳姨丈到金山去，搬點金子回來。你看那個吳姨丈前次回來買了許多田，聽說這回回來就要做新屋了。』

『什麼金山！南非洲的英國殖民地東倫敦！他在那邊還不是和這邊一樣的做生意！』

『我看劉舉人要 and 吳家親上加親的結親戚了。』

『你說他的女兒靜仙的婚事麼？那個女兒的性質倒很好，不過身體弱些。那個劉舉人一定把那個女兒送給吳家的。』蔚生的父親笑着說。

『前幾天那個女兒的叔母劉三嫂還過來和我說笑，說要替蔚兒做媒。』

『罷了，罷了！劉舉人把女兒送到教會學校去念書，已經十二分的開通了！還肯把女兒送到我們基督教信徒的家裏來麼？』

蔚生聽着父母今晚上的會話，心裏十分難

受。若不是坐在父母面前，他早就流下淚來了。

四

過了年，蔚生昇進本會的醫學校肄業了。靜仙也昇進了女中學的三年級。

蔚生對靜仙的戀愛的熱度一天一天的增高。他有時思念及他父親所說的，也知道他和她的中間有一個不容易填塞的很深的溝渠。但他總想盡他的能力去把這個溝渠填塞。

『她和我結婚幸福呢？和她的表兄結婚幸福呢？不消說誰都會說她嫁給吳萍初幸福，要使所愛的人幸福，我就該放棄我對她的戀愛。要使她幸福，我以後就永久不會她罷。』他有時也知道完成她和他兩人間的戀愛是不容易達到的，所以常對自己發一種悲觀的語調，但一遇見她時，像狂潮一般的熱血又湧上腦裏來。

『她就是我的生命！沒有她我當然活不着。早點對她表示我的誠意罷。祇要她一個人同意，祇要能把她的心捉着，其他的人的反對就可以不必管了。』

蔚生自進醫學校後對靜仙不像從前那樣羞怯了。他並覺着自吳萍初往省城去後，靜仙對他更親密的接近了。他們間時常有意在言外的短簡往來，也常有深進彼此心坎裏的甜蜜蜜的會話。

半年間她們倆像醉着一般的，很歡樂的，不但維持繼續着，並且增高了他們間的純潔的戀愛。

盛夏之夜——炎暑退了，氣溫適宜的夏之夜，靜仙跟着她的母親散步到蔚生家裏來了。蔚生的父母正在靠書房的一個小園裏納涼。蔚生看見靜仙和她的母親來了，意外的歡喜，忙搬多兩三張小竹椅子擺在瓜棚下讓她們坐。蔚生的父母儘在向靜仙的母親作客套話，慢慢的才坐下去。靜仙站在瓜棚的一隅，看見蔚生搬了最後一把小竹椅子來，椅子都還沒有安置穩，她不客氣的比他們先坐下去了。然後低聲的笑向蔚生：

『好孩子，真懂規矩！』說了後，她的一對能够生殺人的媚眼，隨着向蔚生一閃，蔚生祇癡

望着她，一句話都不會說。

純白的上衣，淡紅色的褲，沒有穿裙也沒有穿襪。雪白的一雙足穿一對朱皮拖鞋。手裏拿着一把小摺扇。衣服愈單薄，肉體美愈發達！夏季的美人的特徵！——一幅夏季的美人圖畫！

蔚生像給一種特別的熱烈的氛圍氣包裹着。這種熱烈的氣由口裏直衝進去，把他的心腦緊緊的填壓着，他幾乎不能呼吸了！苦悶！狂醉！他意識中的肉感如果不能達到目的，這種苦悶終無由解除，這種苦悶終無由清醒！

他們老人間的家庭瑣談引起了她和他的厭倦，蔚生不敢再望着靜仙，他怕她的肉體美的誘惑；他先回書房裏去了。他在書架上抽了一本小說來讀，想藉此冷卻他的熱烈衝動，減少他的苦悶，清醒他的狂醉。

老人們在談得鬧熱。靜仙目送着蔚生回書房去後，一個人坐在椅上悶悶的沉默着。由書房窗裏透出來的燈光像暗示着他在書房裏伸出雙手招引她進去。

『看的什麼書?』她輕輕的走進來,站在他的書案傍邊。蔚生給她這一嚇,幾乎從坐椅上跳起來。他的嗅覺經驗過來的一種奇香又衝進他的鼻孔裏來。他狂醉到十二分了。他不會說話了。略定了一定神,

『這,這是德文小說。在學校裏念的,』

『給我看,什麼小說?』她伸手過來,她的指尖的溫度傳達到他的掌上了。『啊,我錯了,我不懂德文。但這樣美麗的書,看看也使得,是麼?』她笑着把手裏的小摺扇放在他的案上,雙手捧着那本裝訂美麗的小說。

『不要太謙遜了,女中學三年級的外國文程度我知道的。』他略清醒了些,忙從坐椅上站起來。

『Anfang und Ende』她的有曲線美的朱唇微動的把書的表題念了。『書名就有趣,裏面的情節怎麼樣?請你大略的講給我聽好麼?』她歪着頭笑問他。

『情節是很簡單的,但書裏的文章真好!』

『管他簡單不簡單，你把情節的大略講給我聽就行了。』她半愁半惱催他講。

『這 Anfang und Ende 裏頭的女主人公名叫 Eugenie。她未嫁之前有一個相愛的人名叫 Valentin。後來嫁了丈夫生了兒子，丈夫就死了。丈夫死後，她帶了她的兒子出來都會，想送她的兒子進學校。不期到都會後遇着從前相愛的人，因此完成他們從前未圓滿的戀愛，情節是簡單的，但文章是美麗得很。』

『美麗的文章在那裏？給我看，我也得讀讀。』

『才說不懂德文，今又說要讀！』蔚生沉吟了一刻。決意利用這個機會對她表示他的愛。

『你不會教我讀麼？我對你說過來我自己會念？』她沒說完就笑了。

蔚生翻到最後的一頁，特別指出一行字給她看。

『這一句你懂得？』他覺着他的心臟在胸裏突突的跳，雙頰發熱，顫聲的說。

『 Nur einen Kusz freiwillig auf deinen Mund, mein Geliebter 』她隨着他所指的那一行，低聲的念，『 我不懂，我不懂什麼意思。』她雙頰緋紅的。彼此共低着頭念書時，互感着呼吸的熱氣。

『 Kusz 你不懂？ Geliebter 你不懂？ 』蔚生顫聲的抬起頭來。靜仙還俯向着書面。他的隻手輕按着她的肩上，她也並不拒抗。她並不答話，祇搖搖頭，繼續着念下去。

『 Sagte sie und breitete die Arme aus zum Zeichen, dass dir alles verziehen ist, was ich um dich gelitten habe. 』

『 靜仙，吾愛！ Meine Liebe 不要再使我難受了！靜仙，你能把 Geliebter! 的稱號給我麼？』他那隻手更延長着包圍了她的粉頸。

『……』她雙頰鮮紅的站起來，不轉睛的望着蔚生 想向後退却。但此刻已經不可能了。

狂熱的接吻繼續了數分鐘。

『 愛！你了解麼？你愛我麼？』 他隻手圍着

她的頸，問她。

『……』她祇點頭。

她突然的站起來，把他推開，因為她覺他對她有不謹慎的舉動。

『靜仙！夜深了，可以回去了。』她的母親在園裏叫她。

『來了，回去罷。』她高聲的回答她的媽媽。『這本書借給我，使得？』她也高聲的問蔚生，園裏的老人們都聽得見。

五

吳萍初暑假和寒假回來時，靜仙的結婚的問題就是劉吳兩家人的議論的焦點。幸得吳萍初在家裏住的時間短促，所以才提出來的婚事問題又放下去了。他們個個也深信靜仙是當然嫁給吳萍初的，無庸多事討論，只要吳萍初答應一句，他們就馬上可以把靜仙抬到吳家去。

醫學校是兩學年畢業的，蔚生在醫學校畢業那年，靜仙也在女子中學畢了業。蔚生的成績很好，他的專門又是外科，所以B會派他到H島

B會辦的大醫院裏去實習解剖一年，回來之後就在K市的病院當助手服務。因為K市的外科設備不完全，不能養成有完全的解剖技能的醫士。

蔚生動身赴省城的前晚，接到靜仙覆他的一封信，他很安心的首途了。

她那封信的內容是；

『今年B會的公費生輪派到你的好消息我早就聽見了，我很歡喜，我想你一定知道我歡喜的理由。是麼？』

『你也太過操心了。你所思疑的我可以斷定的說完全是杞憂。你還說了許多——不，寫了許多令我生氣而且失笑的話。我雖然愚蠢，但也怕不至像你所料的那樣愚蠢罷！』

『沒有愛的結婚是罪惡！受着金力的支配的結婚是墮落！蔚哥，親愛的蔚哥，你教給我這兩句我永久都會記着。』

『蔚哥，你試追憶去年夏天的那一晚上！我每次遇見你便覺有一種莫可名狀的東西填

塞着我的胸坎，發洩不出，抑鬱無聊，自從那晚上受你的接吻以後，我才曉得愛是怎樣的一種東西！自那晚以後，我心坎中所鬱積的都消失了。我祇天天想見你。想和你親吻！蔚哥，你不要笑我，我寫到這裏，我不知不覺的流下淚來了！

『蔚哥，你放心去罷！從那晚上起，我是屬給你的了，我是你的了！恕我明朝不到碼頭來送你，免得見面彼此傷感。但我一定如你所囑的，今年的聖誕節前一定在碼頭上等你。我也深信你所說的，今冬聖誕節前一定能回來K市。

『祝你早日平安到H島，並望你多寄信給我！

你所愛的靜仙上』

蔚生第一次寄靜仙的信是由S市渡H島時，在海上寫的：

『由K市啓帆的帆船順流南下。第二天傍晚到了S市。前天在S市遊散了一天，昨天

正午由S市趁輪船渡H島。此刻輪船正在航行中。聽他們說，明天一早就可以抵H島。

『昨夜我一個人到更深還坐在甲板上的帆布椅上。月色很好，我望着月亮，刻刻都思念你。海風吹得很厲害，但我總不願回艙裏去睡，我把一張毛氈包圍着我的身體和海風抵抗。夜愈深，月色愈慘白，我思念你到極處時，我竟掉下淚來了。靜仙，吾愛！你可知道？你那時候想正甜睡着，因為船鐘報我，那時候正是深夜的十二點了。』

『夜太深了，船中的僕歐逼着我回艙裏去。思念及我們的久離，更恐其間有什麼變故，我淚未曾乾，我一夜也沒有睡。』

『此信是今早在餐房裏寫的。輪船進了港口，正在慢慢的駛進去。由船窗望去，兩面都看得見山了。聽說就會停輪了。』

『其餘俟第二次的信。你所深愛的蔚生上。』

蔚生到H島後他們倆間像這一類的信一來一往的交換了半年。他因為實習的事項忙，那年

暑假並沒有回家去，仍在H島B會的大醫院裏實習。他在暑期內接了她一封信後，一直到十月一連三個月間她的音信竟中斷了。

『聽說吳萍初暑假回K市去了，莫非靜仙受了她周圍的人的脅迫和誘惑麼？』他近來懷着一種不安，他共去了七八封信，不曾見她有一封信回答他。

十月的初旬他忽然接到他父親寄來的，能使他驚狂痛哭的一封信：

『……人莫知其子之惡，余今身驗之矣。你封封信來都說能自謹慎，不涉邪途，且自詡能專心向學，努力成名。余每得你信亦私自喜慰。不知你竟以此等飾詞欺你老父也……待字閨女，名節攸關……余竟不知你有此荒唐輕薄之行爲也。劉××先生因家聲所關，敢怒而不敢言。昨來訪余，將你寄靜仙之信全數交來……試問余將置面目於何地耶？』

蔚生的父親當他是對靜仙犯了一種極重大

的不可赦的罪惡。信邊還加上兩句，句傍附加有許多密圈，說『你若從此不向上，不學好，務居下流；則余必爲你氣死也。』

蔚生的父親怕第一封信寫得太激烈，到第二天又寄了第二封信來。第二封信不像從前的嚴責，是勉勵中帶安慰的信了。

『……求學期內不宜分心外務，方能有成。試問你之境遇如何？家計又如何？此時豈癡言戀愛時乎？……劉家女兒性情雖好，但以余觀之究非福相，此可以其平日舉動略窺得之。且此女生於望族，父母又過鍾愛，嬌養成性，恐不能耐吾家之清貧也。所謂夫婦貴能同甘苦耳！……你曾讀左傳，亦憶及「齊大非吾偶也」一語乎？……以吳家之富足敵劉家之貴，門戶相當。本教主博愛之義，吾輩宜爲彼兩家祝福也。』

在蔚生的父親之意，以爲第二封信比第一封信平和得多了，但蔚生讀第二封信時比讀第一封信時更爲難受。他知道靜仙和吳萍初的婚

約既成了。他也知道吳家已向劉家去了聘禮了。他知道吳萍初今冬在大學預科畢業，畢了業就回K市去和靜仙結婚。他也知道他們結了婚就同赴省城度蜜月，也就同住在省城求學——吳萍初進大學本科，她就進女子師範學校。這些消息都是由故鄉來H島的人告訴他知道的。

『什麼大學！專門學校程度還够不上的大學！買了幾畝荒地，製了兩罐牛乳油出來了就會養成許多農學士的大學！笑話，笑話！』蔚生也太無禮了，他恨吳萍初，就連吳萍初所進的大學都索性罵一個痛決。

六

蔚生不得靜仙的報告——和吳家定了婚約的報告，他總不信靜仙對這婚約有自由的同意。『我是屬給你的了，我是你的了。』靜仙不是個精神病者，她決不會忘記這句話！去年夏的那晚上的情景——過後追憶着能够令人感極流淚的情景是永永深印在各人的心上了，誰能把牠忘記掉？處的家庭專制，受着周圍的親屬的壓迫；

纖弱的她還有什麼抵抗的能力？作算她對這婚約沒有反抗的表示，都是受着強壓，飲泣着降服的。劉舉人——讀過聖人之書的劉舉人，滿口仁義道德的劉舉人！黃金的燦爛之光眩迷了你的眼睛！你想黃金就不惜把你的愛女來犧牲了。你要知道你手中所有金銀是賣血得來的猶太。

啊！靜仙！你太可憐了！人們中最可憐的就算是你了！你是爲像惡獸一般的人們而犧牲生命的羔羊！靜仙！你是屬給我的了！你是我的了！在你周圍竟沒有一個能對你忠誠而可靠的人。連你的父母都靠不住！我又遠在且島！你胸裏鬱結着的悲忿向誰伸訴！你半年來積蓄着的眼淚向誰痛洒！靜仙！你且忍耐着，忍耐着等我！我就來了！我來救你——從獸一般的人們的囚牢裏把你救出來！

我要趕快回去，要在他們未舉行結婚式以前回去！他們若結了婚，靜仙就永久沉淪了，救無從救了！回去，快回去！自己腕抱中的愛人怎許他人奪了去，屬給他人呢？恥辱，奇辱！我非從

這金力的結婚——墮落的結婚把她救出不可！
靜仙定在思念我，定在戀慕我，定在飲泣着望我
回去救她！

十二月二十日蘆生在 H 島的實習算結束了。二十一日恰好有便船渡 S 市，他匆匆的清理了行裝，搭那便船，二十二日早就趕回 S 市來了。二十二日的下午，搭了開赴 K 市的帆船，計算行程，二十四日晚上可趕得到 K 市。

蘆生在 S 市買了一張 K 市發行的新聞紙。無意中在第二頁的市內新聞欄內發見了『初次舉行的宗教結婚式』幾個大字。下面還有數行小字，『富豪吳××之公子吳萍初，省城大學預科優等畢業生也。此次由省城回來與劉紳××之女公子靜仙訂百年之約。靜仙女士則為 B 教會女子中學畢業生。聞將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即聖誕節之前日下午在 B 教會舉行宗教的結婚式。證婚人為韓××先生。因韓先生與劉女士有師生之關係也。此次之宗教結婚式在本市可謂創舉。又聞新郎之新居尙未落成，原日舊居陋窄

不堪，故擬舉行結婚式後假寓區江酒店。刻已租定K江酒店之特號房位十餘間，兩家親屬都在該酒店陪住二三日。過聖誕節後新郎新婦即動身赴S市，H島，省垣各地度蜜月云。』

蔚生在S旅舍中讀了這一段新聞後，覺着有一種奇恣的氛圍氣向他襲擊，週身戰慄。

『該死，該死！我的父親還代他們證婚！笑話，笑話！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舉行結婚式。時期逼在眼前了！快去，快去！結婚式前趕不到不要緊，二十四日那晚上一定要趕到去，靜仙未失處女的完璧以前要趕到去！』

兩面高山，中間夾着一道小河，帆船泛在河心像有意和他爲難，逆着風北上，遲遲的不能前進。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兩晚上的過江寒風終夜悲號不止。這兩晚上蔚生完全不曾一睡。

『靜仙不是受了金手釧，鑽石指環的誘惑，貪戀大學生夫人的虛榮和豐富的物質的享樂，一時把我們的舊約忘了，很願意的投向吳萍初那邊去的麼？靈魂脆弱的年輕的女人，容易受一

切物質的誘惑。我所懷疑的難保不成爲事實！』
蔚生思念靜仙到極點深信靜仙到極處時，他禁不住從反對的方面思慮，忽然的對靜仙懷疑起來。

『不，靜仙決不是這樣的人！不錯，我的家計和吳家的財產比較起來不及米粒大的鼻糞！但靜仙決不因家計貧寒而輕視我的人！我還是趕緊的回去，從深淵裏把靜仙救出來，帶她到海外去，受不着中國的惡劣的習俗支配的地方去。作算我們到海外去同當乞丐，我們都是很情願的，都是幸福。』

『船什麼時候才得到K市呢？』蔚生見帆船行駛得緩，心裏異常焦急。

『今天攔頭的北風大，到K市的時間是預算不定的。俗語說得好，「行船莫問路，」愈問愈心焦的。』舟子很率直的答覆他。

『我想六點鐘前趕到K市。』

『那嗎我這帆船萬萬趕不到。你要六點鐘前趕到K市，你去非跑上岸去自己跑路。從陸路

去，四點半後包你趕得到K市。』

二十四日的正午帆船駛到佛子灘前了。佛子灘離K市四十里。蔚生聽了舟子的忠告把行李寄託給舟子後，肩膀上掛上一個簡單的包袱，在佛子灘前捨舟登岸，沿着河堤，逆風北上。

心裏急着要到K市，蔚生一個人在寒風裏步行得異常的快，像得了一種加速度。剛剛打四點鐘，他走到K江酒店的門前了。

『樓上還有空房子沒有？』蔚生知道特等房位都是在樓上的，操着省城的口音對酒店的司事說。K市近年受了幾次兵災，來K市的兵士大概是操省城的土音，蔚生今天趕路的簡便裝束又有些像軍營裏的人。K江酒店的司事早給革命軍，護法軍，救國軍，建國軍，北伐軍等名目嚇壞了，聽見蔚生操的是省城音，他就從脚跟打抖起一直打抖到頭頂。

『對不起，對不起得很。今天有騎樓面河的特等房子都給客人租定了。地下面河的一等室也很精緻，可使得麼？』司事說了後一連向蔚生

打了幾個躬。他是怕蔚生突然的從褲袋裏抽出手鎗來。

『我要樓上的房子，難道樓上沒有一間空房子了麼？』

『有是有的，不過都是沒有騎樓的二等室，怕委曲了先生。』司事又打了幾個躬。

『那不妨事，就替我在樓上開一間二等室罷。』蔚生怕禮拜堂的結婚式完了後，有熟識的人回來碰見不妥當。趕快跟了酒店的雜差先潛伏在一間二等室裏去了。

司事拿了一本住客姓名登記簿來。

『先生對不起了，今晚上他們在這裏開結婚的祝賀會，怕要鬧到更深，我怕先生在樓上睡不着。』司事望着蔚生臉上的氣色笑着說。

『不要緊，我正好湊趣，我還想偷聽新郎新婦初晚上的情話呢！哈，哈，哈！』蔚生在住客姓名簿上記入了『趙偉』兩個字。

『先生到敝地有什麼貴幹？』司事見蔚生笑容可掬的，膽子壯了一點，

『上面有點公務，我是在此地經過的！』蔚生沉着臉說。

司事看見蔚生變了顏色，連鞠幾個躬。

『是的，是的。我下去叫夥伴們弄飯給先生喫。』司事向後退了幾步才輕輕溜出房門外去了。『公務』兩個字又把他嚇昏了。

過了一會，樓下像來了許多人，在喧嚷着。

七

蔚生仰臥在二等室裏的一張很粗劣的木榻上，像聽留聲機器一般的聽他們喧嚷。

『新郎新婦的汽車來了麼？』

『怕還要一刻。』

『新郎的氣性真好，任你們笑他，他始終正正經經的像沒有聽見。』

『我看新嫁娘比新郎還要活潑些，韓先生替他們祈禱祝福時，她斜着眼偷看新郎呢！』

『是你編的罷！他們是表兄妹，難道沒有會過！聽說他們是自由結婚，早就同行同坐過來的。』

他們喧嚷到樓上前面的騎樓那邊去了。他們說的一字一句都像向蔚生身上一針一針的刺去。

『我看新嫁娘還趕不上新郎的美。你看新郎的肉色多白嫩，白得像石膏塑成的石像。』

蔚生聽見這一句，又像一針刺在心坎上，因為這是他所懷疑的對靜仙一種誘惑。

『新郎太柔弱了，柔弱得像女子一般。將來怕是懼內的。』

『他真是她的理想的丈夫了。』

『新郎也太老實了。韓牧師問了他一大篇話，後來問他你和劉女士結婚願意不願意；他很正經的連回答說「很願意，很願意。」』騎樓上聚着的來賓都鬨笑起來。

『新婦回答的聲音很底，沒有聽清楚了。』

『她說「願，」祇說了一個「願」字。』

『像她這樣的幸福，怕是前生修了來的，還有什麼不願。』

『韓先生說了一大篇話是什麼意思，我一

個字都沒聽懂。』

『他說「吳萍初，你願娶劉靜仙爲妻，遵上帝的聖命，和她配合度日，無論她康強疾病，你肯常常敬愛她，安慰她，尊重她，保護她，一生一世不另娶別人，單和她相親，終身不離開她麼？」』這是對新郎問的。他又問新婦，「劉靜仙，你願奉吳萍初爲夫，遵上帝的聖命，和他配合度日，無論他康強疾病，你肯常常順從他，服事他，敬愛他，尊重他，保護他，一生一世，不另嫁別人，單和他相親，終身不離開他麼？」』

『宗教的結婚式真好，當衆宣誓過來的夫妻，不是全沒良心的人是不肯輕易分離的了。』

『新娘新婦的汽車到了！』

蔚生在房裏又聽見他們喧嚷着下樓去。不一會又擁上來。此次像擁着今晚上的女王和他的丈夫上樓上來了。

『恭喜！恭喜你們新夫婦！』

『恭喜！恭喜你今年聖誕節結婚，明年聖誕節就誕生貴子！』

『吳夫人，恭喜你！你得了這樣標緻的媳婦兒。』

他們又喧嚷了一會，酒店的僕歐走上來說下面大客廳裏的宴會已經準備好了。腹如雷鳴的一班來賓聽見了，都爭先恐後的嚷着下樓去了。最後新郎和新婦也携着手下樓去招待來賓。

蔚生從窗隙裏望見穿着黑色的西式大禮服的男子——這就是她，我的愛人，要稱他爲丈夫的男子，携着她——穿着純白色的結婚禮服，戴着白頭巾長拖至地，左手抱着一叢鮮花，右手挽着新郎的臂膀的她，並肩的下樓去；他的迴轉不定的愁腸差不多要一寸一寸的碎斷了。他幾乎要昏倒在地面放聲痛哭！

樓上恢復了牠從前的沉寂。

他受了這些痛心的刺激，今晚上有點像被困着的狂熱的鬥獸。他從二等室的房裏溜出來，大膽的闖入今晚上做洞房的一個寬敞的特等室裏去了。

『我不能忍這種恥辱！我不能坐視我的愛

人在他人的懷抱裏失去她的處女的完璧！靜仙今晚上在這裏不是要飲泣着失去她的最寶貴的貞操麼？我不是竊盜！我是履行神聖的誓約的勇士！我不是來破壞他們間的契約！我是來恢復我們的婚約！要我把靜仙讓給他人，我情願見血而不悔的！』

這個特等室裏果然滿充着洞房的新氣象。正中安置的是閃閃發光的大銅床。床上鋪着一張雪白的綾綢的軟褥。床首擺着一對白枕像對着蔚生癡笑。鴛鴦氈，湖縵被，摺疊在床的一隅。離床兩尺多遠有一個小圓檯，檯心放着一個淡綠色玻璃瓶，瓶中插一枝嶺南初開的早梅。床的一方安置一個丈多高的大鏡。鏡旁就是臉盆架和陳列一切化粧品的小檯。鏡後一個小房，房內有浴盆和更衣的地點。

『我就在這裏等他們罷。』蔚生坐在小房裏的籐椅上，定一定神後，禁不住全身打抖。

『不，我不是竊盜！我不再離開這裏！我不能看着靜仙在他人手裏失去她的處女之寶！她

是被強逼着——被像獸一般的人們強逼着，今晚上不得不在這房裏稱吳萍初爲丈夫了！她被脅逼着不得不在證婚人面前說「願」字了！他們逼着她在上帝面前說謊。再遲些單吳萍初一個人伴她到這室裏來，她就像囚牢的羔羊了，靜仙就怕無能力抵抗，一任吳萍初此獠如何的了。」他思及這一層，又全身熱脹起來，恨不得把靜仙搶過來，抱回自己住的二等室裏去。

八

大理石階段上的足音由遠而近，漸至洞房門首了。像兩個人一同由下面上來的。這不是靜仙和萍初還有誰呢？

平素聽慣了的靜仙的笑聲，吹進蔚生的耳朵裏來了，她像把一盆冷水澆在他的頭背上。

他深信不疑，到洞房裏來一定像飲泣着入屠場的羔羊，今晚上反全無憂愁的樣子，笑聲裏面彷彿還帶有對萍初曖媚的調子。她像希望着投到萍初懷裏，犧牲她的處女之身。蔚生在鏡後的小房裏氣得雙淚直流。

這怕不是靜仙的聲音。莫非聽錯了麼？

兩人的交談聽得更明白了。不錯，萍初和靜仙進洞房來了。

『你該歇息一會子才行，今天你太疲倦了。』這是如何的溫柔的男子的聲音。不用偷看，也想像得到新婦是枕靠在新郎的胸上。

『真的，昨夜一晚上沒有睡。今早三四點鐘就起來了。媽媽叫我再睡一忽兒。但是那裏睡得着？我想你也是一樣，是麼？』這完全是從前對我常常使用的嬌媚的調子。

『我們今天雖然疲倦，但總是歡樂的。靜仙，你呢？』

『是的，再沒有像今天這麼歡樂的了。但，但今天的人們都望着我，也再沒有像今天這麼難爲情，不好意思的了。』靜仙的調子愈覺嬌柔，像會沁入男子的骨髓裏一般的。

『你心裏覺得有不滿足的麼？』男子帶笑的說。

『你覺着有什麼不滿足的麼？』女人像疑

慮着反問。

『整個的靜仙——身和心都獲得了，再沒有不滿足的事了。』男子帶笑着挑撥的說。

『那我還不是一樣。』靜仙也帶笑帶媚的說。

『真的，怕未必罷。你不思念那個醫生麼？』

『啊啦，你又提他了。萍初，今晚上我們不該提及他的名字，我們該歡樂我們的今晚。』

『是嗎？那我信賴靜仙的了。我總怕你心裏對我總有些不滿意。』

『我？對你？你還不能全信我！』女人像緊抱着男人，嬌媚的，哀懇的低聲說。

沉默了數分鐘。

淫婦！我韓蔚生全無眼睛了！誤認一個淫婦爲愛人了。愛之力達了極點，其反作用也最強。

『有誰來了看見了不雅。』靜仙低聲的說。

『有誰來？就誰來了又怕什麼？……靜仙！』男子的聲音顫得利害，但也帶着幾分媚力沁進

女人的骨髓裏去。女人也一定在作媚狀無抵抗的承受。

蔚生思及靜仙全無抵抗的，今晚上對萍初獻上她處女之寶；差不多要發狂的一般的興奮。

室中又沉默了一刻。

突然的聽見男子的聲音。

『那嗎，靜仙，你在這房裏歇一歇。我下去再和他們應酬下，等一刻就回來。你一個人隨便歇息罷。』

『那你就早一點回來。』

男子的足音又向下面去了。

包圍着蔚生的緊急的空氣也像鬆輕了些。機會來了。我此刻就該出來帶靜仙離開虎穴——離開這個酒店，她的處女還是完璧的。但，但我還有什麼勇氣！我所懷想的件件都不能伸氣！實質上的貞操雖尚完全，精神上的貞操早失掉了。身的貞操雖未損傷，心的貞操早被蹂躪了。我韓蔚生還有什麼可求呢！我當你是在飲泣

着待我歸來，其實你完全把我忘掉了。我當你是一個理性很強的女子，你竟被黃金的光迷眩了眼睛，破棄了我們間的神聖的婚約。看你今晚上的態度，你早不愛我了，你愛吳萍初了。你不是我的了，你是吳萍初的了。看你今晚上的態度，萍初和你是很熟戀的了，你的處女的全壁尚存在否還是一個疑問！你不愛萍初，你如何能作此媚態。況且……況且你竟在我的眼前把曾經我接吻的紅唇給萍初。淫婦！淫婦！

靜仙站在化粧鏡前解除新嫁娘的裝束，換上平時的服裝。新嫁娘的衣裝解除後，顯出一件淺紅色的女式絨毛襯衣，銀灰色的襪包圍在長僅過膝的白褲子上。

野獸一般的慾向着蔚生的身上襲來。他站在靜仙的身後了。

鏡裏猶笑着的是誰？

『呃……』靜仙忙翻轉頭來，隨又退後幾步，兩眼直視的望着蔚生。

『靜仙，你不認得我麼？我是蔚生！他』也雙

目怒視着靜仙。

靜仙真夢想不到蔚生會跑到這個地方來。
莫非是夢！

『蔚……你……』靜仙的咽喉像給什麼東西鎖住了。

『我赴H島之前和你約過，今年聖誕節前就會回來。我算對你不失約的了！你呢，靜仙？』

不對，不對！不是夢了。給他們看見了不得了。靜仙的臉色蒼白得像死人一樣。

『出去，韓君！請你離開我的房裏！這是女人的房子！你若是個君子，請你出去！若對我有話說，後日再見你罷。』

『什麼話！「你若是個君子」是什麼話？』蔚生的聲音高激了起來。『我深信你是個貞淑的女子！我來要求你履行我們的舊約！你是我的未婚妻，靜仙！』

靜仙也略鎮定了，也漸蘇醒了。

『我不是你的未婚妻！我對你有什麼舊約？請你出去，快出去！不出去，我就接電鈴叫他們

來了。』靜仙跑近電鈴那邊。

『叫他們麼？無論叫誰來都使得！叫我父親來我都不怕；我還怕誰？』

靜仙走近電鈴前，躊躇了一會。

『……』她臉上表顯着一種驚愕之色。

『你寄給我的信，我都帶來了。正好給他們看！你說對我沒有什麼舊約麼？』

他完全是個無賴漢，像小說裏面所述的無賴漢，拿舊日的情書來脅逼我了！我有什麼方法叫他退出去！

『……』靜仙祇望着蔚生戰慄。

『靜仙，你有今日，你當初就不該蹂躪我的心！你對我所說的一切愛詞你今完全應用到萍初方面去了！去年夏的那晚上，你會許給我接吻的紅唇你今又獻給萍初去了！』

『蔚哥！夠了！望你莫再說了！我此刻也無從辯明！我錯了！我日後對你謝罪罷！我雖然不好，但望你思念我從前對你總有一日的好。我懇求你的憐憫就是了。懇求你離開我這房裏。』靜

仙最後幾句幾乎說不出來，她倒伏在鏡前嗚咽着。

『離開這個房子麼！那麼你也該跟我同離開這個房子。』女人的眼淚的奇力——能够把蔚生的像鐵一般強硬的心兒漸次軟化下來。

『蔚哥，我是不中用的了。』靜仙的雙肩嗚咽着微微的聳動。

『爲什麼？什麼不中用了？』蔚生還懷着妒意的追求。

『我是不中用的了！我不堪再做你的妻室了。上帝怕再不寬恕我的罪了。』她仍然伏着哀泣。

『我這身體已經是後悔不及的身體了。』她略止着嗚咽，仰着對他說。

蔚生心上像受了一個毒刺。

『望你恕我！』她垂淚望着他。他幾乎想近前去擁抱她。不！對她，我對她完全絕望了。精神的貞操受損失後還有恢復的希望，唯有實質的，身的貞操一經蹂躪是永無恢復的了，我對她完



全絕望了。

『什麼時候？』但妒意還逼着他，向她詰責。

『今年的夏的一晚上，他暑假回來的夏的一晚上。他半用腕力的要求。』

可恐怖的性慾的誘惑！半用腕力的要求，那麼半利用女性的性慾的衝動了。

『……』蔚生癡望着靜仙，一句話都不會說了。

『你不是處女了，靜仙？我聽見了是如何難堪的事！』

『蔚哥你恕了我罷！比我更好的女子多着呢。你不該娶我這不幸的女子。』

『……』蔚生受着宗教上所稱的聖靈的感動。他伸出雙手向靜仙。

『前年的夏的那晚上我所培植的，保護着的，在熱情的狂潮最高點都不忍破壞的你的身體的貞潔；到今年夏，僅僅一年你就輕易的給了他人麼？』蔚生的不容易流的熱淚拍拍簌簌的。

像珍珠一般從他的瘦頰上滾下來。

『真對不住你了，蔚哥！望你恕了我罷。』

她投身到他的胸懷裏來了。

這是我的勝利了！他在她額上接吻。

『無所謂恕與不恕。我們人類實在彼此沒有恕宥他人的權力！誰都是有罪的！』蔚生的熱淚滴在靜仙的額上。

『靜仙，我對你祇有義存在，全無愛了！你須記着，我祝你們新夫婦前途的幸福。』

靜仙靠在蔚生胸上，仍然嗚咽着。

『人說愛是不滅的，這是真的麼？』

『我想是真的。』靜仙仰望着蔚生，低聲的答。

『呃！他們要來了！』

『我要去了！』

『你去罷！』靜仙吻着蔚生的頸。

蔚生輕輕的奏着凱歌回二等室裏去了。

『她今天晚上不能不對她的丈夫說謊了。結婚的初夜，他竟不能不受他的妻的欺騙，』蔚生

睡在床上歎息着對自己說。

九

他們三個都不算幸福的，不能不無意識的各度固有的生活。

七八年來的歲月叫他和她彼此互相忘卻了。在這長期間他也不是全沒有聽見她的消息，但印在他腦中的她的倩影早淡消了。

蔚生和她別後的第三年結了婚，結婚後一年就生一個小女兒。自結婚和小女兒出生後，他竟忘卻在此世界中有靜仙的存在了。

『聽說吳萍初大學畢了業，省教育聽委他做省立第三中學的校長，他的夫人要跟他去，在省城念書不成了。』結婚後沒有許久，蔚生的妻把這件事當做一種新聞對他說。

這是他結婚後第一次聽見靜仙的消息。

到第二年，他的女兒出生後，他的妻又對他說：

『聽說靜仙回來了。不再出去了。此後長在家裏住了。』

『爲什麼？』

『她的丈夫要到哥朗布市去運柩。』

『誰的柩？』

『萍初的父親在南非洲患很重的肺結核病，殖民地政府把他趕出境。他回到哥朗布就死了。』蔚生的妻儼然是老醫生的女兒，說到肺結核病，表示她恐怖的狀態。

本年的初秋，吳萍初受了他的父親的遺傳，也患了咯血症。靜仙很悲傷的送了他的丈夫進了B會的醫院。據主任醫生說，萍初的肺病已達第三期了，怕難望恢復。但病院裏的人都不敢向他們夫婦明白的宣布。

萍初初進院沒有咯血時，也還可以自由行動。靜仙常伴着他到蔚生的新家庭裏來。

蔚生異常的歡迎常招他們夫婦來他家裏共餐。但蔚生的妻卻非常的不喜歡，他們用過了的杯盤都一一要用極熱的開水消毒過。她常常埋怨她的丈夫不該常招這患肺病的人到家裏來。

『靜仙，我們少到蔚生家裏去罷。他的夫人

像討厭我們常到她家裏去。』

『管她許多？蔚生不討厭我們就行了。』

『不對的，靜仙！我們要自重些，韓夫人不是討厭我們什麼？她怕我們患的病。』

靜仙受了這個驚愕的打擊，沉默了半天。

有一天靜仙跑到蔚生的診治室裏來。才打開門，一陣石炭酸水的臭味逼人欲暈。

幸得蔚生的診治室裏沒有病人，蔚生一個人伏着案在檢藥書。

『蔚……韓先生，到底他的病怎麼樣？』

『那要問內科的主治先生才明白，但我想養生得宜，當然可以恢復健康的。』

一個穿着白衣的看護婦走進來，望見靜仙。

『吳夫人，你問吳先生的病魔？主治醫生說你太愛吳先生了，所以他的病不容易好。醫生囑我對你說，夜晚上沒有事，莫和吳先生太親密了。』愛取笑的看護婦笑着望望蔚生，取了一瓶藥粉出去了。

『討厭的看護婦。』靜仙的蒼白的瘦臉上

忽然泛了紅潮。

『俗稱患痰火病的人比較容易興奮。看護婦說的也是實在的話。』蔚生很嚴謹的說。

『你還來取笑我麼？』靜仙的熱淚像清泉一般的湧了出來。

『不，哭什麼？你在這裏哭也太難爲我了。怕別人來見看了不雅。』

兩人沉默了一刻。

『你得替我檢查一檢查我的肺，看我的病症如何程度了。』

『你還是到內科病室內叫內科主治醫生替你診視罷。』

『不，我不能叫別人診治，定要你替我診視。』她作恨聲的說。

蔚生把病室的門緊閉着，替她解開了上衣，蒼白色的胸部和雙乳露出來了。胸部的肋骨歷歷可數！這是十年前的夏的那晚上，曾經我擁抱的有曲線美的肉體麼？前後完全是兩人了！

蔚生在靜仙的胸部按了幾按，又敲着她的

肋骨傾耳的聽了幾聽後：復讎心——對吳萍初的復讎心，嫉妒心和舊日所鬱積的對她的愛慾一時間併發來。在這瞬間理性早閃開了，你雖然蒼白而瘦弱，但在我眼中看來還是十年前的夏的那晚上的可愛的處女，比可愛的處女更動人憐愛的！不錯，戀愛是由肉感和憐憫的同情而生的，我此時應當把你擁抱了。

蔚生雙頰發熱的癡望着袒着胸的靜仙。她倒在他的胸懷裏了。他待和她親吻，他感着她的呼吸，知道她的肺病是很沉重的了。

蔚生醒了過來。我擁抱着的不是一副骸骨麼？不，我有妻子，我不再犯罪了！

『靜仙，你該回去了。萍初怕在盼望你呢？我望你們善自保養罷。夫婦之愛是永久存在的，不是因疾病可以離異的。上帝不曾對你們說過，無論康強疾病，都要互相尊重，互相保護，互相敬愛，終身不得離開麼？』

蔚生扶了她起來，替她卸上衣服，拭乾眼淚。

『愛是永久不滅的！不過各人有各人的義務罷了，蔚生，我恨你太不情了，但我也能理解你。一切都是我弄錯了，但我今後也能像你一樣強情的不後悔了。』她臨去時是這樣的對他說。

他出來診治室門首，目送她回第二棟的內科病室的樓上去。

一九二四，三，五日脫稿于燕嶺山中。

